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九十目錄

福建一

布政使

吳好德　張斌

蔣雲漢　杭濟

蘇葵　華泉

魏紳　周賢宣

范輅　蕭東潭

吳昂　何然

參政

彭森　胡廣
任勉　陸和
姜昂　王懋德
參議
鄭湜　冒鑑
黃融
按察使
陶垕仲　王金
高從禮
副使

辛訪　胡憲

韓紹宗　上大同

宗臣

僉事

陳祚　任彥常

蕭顯　鄒賢

潘珏　葉忠

金陵黄應登　仝校

吳興茅元儀

錢唐徐象橒　梓行

[illegible]

目錄畢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九十

福建一

布政使

吳好德傳

吳福字好德浙之鄞縣人由進士擢禮科給事中奉使琉球遇颶風中貴人以下皆謀禱于海神福惟戒舟師謹檣柁而已使回與修永樂大典出爲江西按察司僉事入爲禮部員外郎與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成陞陝西布政司右參政九載陞福建右布政使致仕愛吳中山水之秀遂占籍於蘇卒葬烏龍山

子憲完憲性至孝母喪過哀事庶母尤孝謹嘗以居屋讓諸弟儆屋自處郡人杜瓊贈以詩有今日重逢薛侍中之句後薦授高郵州訓導終伊府教授

福建布政張公斌傳

祥符文獻志

公諱斌字質中祥符人也幼勵篤嗜學中宣德己酉鄉舉明年庚戌會試乙榜授陝西鞏昌府成縣儒學署訓導事舉人端服範士正統己未秋九載秩滿給由銓部選送行在都察院理刑南半北考中庚申冬十一月欽授行在浙江道監察御史癸亥冬十月三載滿考甲子春三月母喪守制還汴丙寅又六月服闋改除雲南道監察御史己巳春三月六載秩滿兩考俱稱職是歲冬十一月勅往密雲協贊軍務景泰壬申九載秩滿例當代而深事孔殷特鎮守密雲古

北口逾西等處署都指揮僉事張興等奏稱御史斌
久理關塞備禦有策獄訟公平軍民倚賴邇欲督兵
截殺累立戰功乞留御史斌仍在密雲整理邊事俾
醜虜畏憚保障畿輔制下銓部循例議覆部擬陞正
六品協贊軍務如故待事寧回京不次擢用 上允
之天順戊寅冬十二月 英廟念公久勞于外召還
朝命鄒來學代尋擢公福建布政司左布政成化丙
戌正月太監柴昇傳奉 聖旨令各省布按二司堂
上官闕員數多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三品以
上官各舉所知一二員明著才行實蹟升堪任正貳

以聞銓部仍會同內閣從公酌議定以職事日後有
犯贪墨連坐舉主於是太子少保戶部尚書馬恭襄
公昂等各保舉參政副使郎中等官王錠等五十二
員各堪任布按二司正貳官銓部會同少保吏部尚
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李文達公賢等遂擢公本司右
布政使己丑夏六月江西福建一布政司左布政使
闕員先是御史戴用建言公舉為以求實效奉　聖
旨方面官遂照正統年間例保舉於部行移在京府
部院寺三品以上官俱請內閣公同保舉與論會同
乃以江西右布政使林鶚補本司左而福建右布政

使張斌亦補本司左云公適在　闕下以右布政使入賀　萬壽聖節明年庚寅春二月抵任公時年六十五矣乃鑒止足之義引年乞骸骨歸而巡視福建都御史滕公固留之公請之堅浩然還沛與里居諸耆俊爲嘉樂會優遊林壑考終於家

福建左布政使蔣公雲漢墓志銘　楊廷和

公諱雲漢字天章姓蔣氏世為重慶巴縣人大父諱友才父諱福以公貴封戶部主事加大理知府母張氏累贈恭人大理公精于醫有遘奇疾者舁自遠舁至門求療公常虛外舍居之視調匕劑必愈乃去不責其報至今言醫者稱之公以天順元年舉進士授戶部主事成化五年陞興化知府丁母憂改大理府十九年擢貴州左參政以父憂去弘治元年改廣東未幾遷福建右布政尋轉左十年上疏乞歸又明年其子恭自中書舍人轉吏部員外郎推恩進階正奉

大夫正治卿十八年以　尋覃恩再進資善大夫叅
優游林下者十餘年乃卒公在戶部時爲尚書年公
富所知事有難處者必以屬之嘗監收畿內芻粟乾
沒者無所容乃揚言欲狙擊公所親或勸公少假借
者公笑曰我命在天豈此輩所能害也執不變繼往
徐州監倉夜夢白面大耳冠巾者來見曰我薛公之
神也貽汝劒設有他虞擊之言已忽有鬼物擁隨公
如其言擊之輒仆既覺莫知所謂明日舟經濟寧下
閘爲急湍衝覆見者謂不可救矣頃之公手擊舟底
聲聞于外人趨救之舟即自正乃知爲神所祐其在

興化政尚寬簡偏馭吏不少縱後治大理亦如之大理條役故無成法吏緣爲奸貪民病之公量其貧富爲之等第因以授役輕重乃均春秋丁祭廟用秕稗公考訂儀式製祭器又延樂師教諸生肄習乃成禮遇水旱禱輒應所至皆有惠澤及民詳審情實寧其身之不究于用而不欲愧於其心寧在我無赫赫之名而不欲逐逐於近利廉介之操始終如一大理有餽指揮者賚以實至首飾置合子中遺公公峻拒之餽跽請曰即不受盍一啓視乎公曰既不受奚視爲後在福建夫人病革移外寢偶爲穿窬者竊白金若

千久之外郡補獲皆廣東與隸之資名識其存人以此益信公之廉比致仕同官者贐之辭又使人出境强之亦不可曰使可受何必踰境也莆田陳郎中仁嘗建議謂如公之清節宜加寵異以示勸懲特難未行其言識者韙之公天性孝友初自大理評政于朝會貴州缺叅政或以擬公輒又爲公少之公曰吾父老矣往年吾母沒以官遠道不得親視含殮至今抱恨今得此於吾鄉近是吾願也吏部聞問語驗即奏補之旣抵任踰年奉表入賀因過家爲壽自京師還又留兩月大理公卒公實在側人以爲孝誠所感受

二庶弟尤篤先世所遺田宅器物悉推與之曰其以
糈祿可自給也居家訓子弟過嚴及待人溫厚有容
不見人過行有不得於人亦不辯但求在我者而已
無事則盡日端坐每讀一書終篇必掩卷默誦務得
其所以言之意首尾貫徹乃更讀他書晚年尤喜學
易聞其言者各有所得而退

福建布政使杭公濟墓表　　湛若水

於乎是惟澤西先生之墓甘泉子表之澤西先生者故福建布政使致仕進階資善大夫杭公濟世卿也都憲雙溪公淮之兄太學生封之考也始祖曰邦愷自宜興東霞埠來徙百瀆里曾祖曰敏祖曰徽考曰倫倫以公封稽勳主事妣曰王氏贈太安人厥弟五曰淮淵濂洄溱生景泰壬申正月八日卒嘉靖甲午閏二月八日壽八十有三配封安人王氏子惟封葬附鳳皇山祖塋之原公夙穎異十歲能詩塾師驚曰他日必大就長益超悟學日淵粹試必冠于庠生主

試累寡焉壬子應鄉薦癸丑登甲科肯諸老先生曰其
達矣遠矣爲稽勲主事裁節餘糧清稽黃務冢宰屠
公曰才矣進副考功協恭同寅考覈藏否堂尊曰允
矣亦正稽勲以親乞歸暮夜千金峻拒鄉人曰吾寧
受此尤物也耶吾寧忍撓吾素知者之法耶君子曰
廉矣既遷副使督學于閩崇雅黜浮士習丕變爰署
司篆情法兼得庭無繫囚撫按交薦之曰能矣賢矣
當軸銜之抑不以聞稍轉右參提秋試多拔名士漳
賊方興督餉進征往來彌歲預遏賊謀以克底平人
曰誠哉賢矣能矣分守邵武民大和會戴之如父左

參河南分守南陽地濱湖襄流民褒梗開示禮法剖斷無滯執法以抗藩王曰殿下不宜以譏殺人參政不能以殺人媚殿下曲自釋之尋轉右轄觸省條賦民以不擾君子曰仁矣惠矣久之堅疏乞休拂衣而歸兩遇推恩進階資善大夫斂迹丘園罕入城邑鄭御史慕閩舊知也覓見不得餽金不受嘗諭子封曰人顯達即聲色甲第游佃是好我寧有是耶古菴子曰其清德雅操足敦薄俗矣迨其居恒制行立身事親色養得一甘旨必進焉而後食花晨月夕與弟五人觴咏湖山即席聯句怡怡如也宗族敦睦義塾是

嗣婚姻喪葬有助不給君子曰敦孝友矣卒之前日借弟渡頭花下聯詩飲酒盡歡而罷期遊蓼莪明曉悅衣撫床問霖否囑治具忽噤而逝君子以爲善正終矣甘泉子曰吾覩於狀而知杭氏之德其盛矣乎夫達德之基也才德之幹也允德之信也廉德之辨也能德之固也仁德之惠也清德之標也孝友德之順也正德之終也達以基用才以幹事允以信道廉以辨義能以固志仁以惠物清以操已孝友以順親正以終命君子有此九德者可與爲世表矣遂表于墓以告來裔

福建右布政使蘇葵傳　　順德縣志

蘇葵者龍頭人也字伯誠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授編脩弘治丙辰充同考會試柄臣屬其私人葵堅卻之遂謝試事被讒出爲江西僉事提督學政公明士子服焉鎮守太監董讓作威縉紳奪氣葵守正不能詭媚讓誣奏葵遣法司盛洪等臨治南昌洪欲刑葵諸生數百人排闥入擁葵而去事竟得白增修白鹿書院置學田收四川裝不能具其兄助之乃行四川士愛之如江西至福建右布政使卒正德辛未江西提學副使李夢陽請入白鹿洞先賢祠曰公昔省方

祀學矜佩作氣抗折權貴威武不屈茲洞之典公實
有力德祀功祀二者公並有之

福建布政使司左布政使華公昶神道碑

邵寶

正德辛巳冬十二月十二日福建左布政使華公以疾卒於家公諱昶字文光別號梅心更號雙梧居士其先本春秋宋鄉族散處四方其居無錫者益遠矣在南齊有孝子寶者其族之望也宋有曰榮者以仕居汴至其曾孫原泉當南渡時始復居錫之隆亭勝國時友聞提領州稅璞辟晉冀屯田總管欽爲都功德使司都事皆未顯若功德之子幼武鄉稱栖碧先生先生之子宗韡韡子與叔叔子宗隆則皆隱而望

於鄉爲益自宗韡徙秀湖三世而業益盛宗隆之子
封戶科給事中聽泉翁守莊娶楊儒人而生公實始
以文科進封及父母位至二品前此未之有也公性
嚴簡卓犖器識凝重弱冠入邑庠郎謂天下無難事
敏而力學初講業於長史淡成楊先生繼聞今致政
少傅守溪王公以翰林編修居憂洞庭山中遂與錢
郎中世恩過太湖即其墓廬而學焉凡二三年文譽
益起學亦滋博弘治壬子發解南畿越三年丙辰試
禮闈得魁選旣賜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每閱試輒爲
大學士宜興徐公學士四明楊公所稱許然同輩亦

不能無忌徐公既致政公當授官得戶科給事中公慨然曰吾於是得言天下事矣會巳未會試主事有起物議者公奮然曰此而不言尚何待乎遂入劾疏詔付于理乃幷逮公言官力爲公救而廷議亦多歸公　孝廟知公直諒而重於國體旣免所劾者官亦遷公南京太僕寺簿去國之日贈言者若干人有擬之唐子方者公至滁陽首去輸馬踰期之罰又禁隷卒勿薪於瑯琊山麓歸薪于僧以茗遊客有儋吏說常例以賂公公法而戍之滇南曰吾共以懲官邪公暇課諸生以經學皆謂得師三載遷寺丞又三載擢

守韶州先是至京師或勸謁執政可得異擢公謝之
比至韶徭獠民居郡境者輩持一器果來謁公諭之
曰我無汝煩汝無我梗汝耕我牛具汝種穀貿易無
汝禁輩受一果遣之欣躍而退有怙終者必置之法
諸洞帖服時會府征樂昌傜調韶兵萬人與猺兵俱
公遣如數帕首以耜自殊於狼臺司見之歎曰華文
吏不虞其知武如此諸生講課一如在滁時科目久
虛至是乃有人焉人歸公功歲久旱公禱而雨君子
謂其祝文有古文遺意癸酉供職鄉闈實兼校文藝
巡按御史衡陽王君昊徽之曰是論科場弊者可以

爲重矣儆棘得解元黃佐人歸公議丁卯鄭歸葉堂食不取凡若干金專見去思碑未幾擢貴州參政服闋改四川會詔取大木公率衆入梓潼諸山或以險沮之公曰君命也不聽適驟雨至並而立者越宿羣木浮淵而出人歸公誠分守西川守備內臣欲通茶於番以規私利賂金餽公公怒而却之茶議遂寢歲丙子鄉試又稱得人郡守有先爲御史負風裁名者恭長將以罷議黜公昌言止之而不受德君子曰古人之道也臣福建右布政使於是軍士以食缺唱譁羣情洶洶公至曰食缺之故吾知之矣支不折食固

不欽議請于朝而更之羣譁乃定復梓行入郡均徭之籍以杜後弊清戎之政故屬藩右率以官重帑躬公曰圖事有大於此者乎遂親歷八郡無弗至者歲己卯鄉試又稱得人賊彬竊柄要賂諸藩脇以奇禍公不為動彬校入境遽去踰年進今官方將有所罷行而皆未之遂也惜哉公孝於父母友於兄在官如家逾耆不妄其初尊師親友始終無間予與君有鼓篋之義公之初歸胥會錫山驛執手語平生傾寫肝膽至於垂泣蓋疇昔款洽未有若斯者也豈公將屬吾銘邪公生于天順己卯十二月之晦年六十有三所著有雙梧集若干卷

福建布政使司右布政使絅齋魏公槩遺愛碑

張時徹

新建魏氏系出宋屯田郎中伯非公之後是爲洪都世家公諱槩字喬儀別號絅齋生而朴茂劬學寡嗜欲舉弘治乙丑進士歷官南京行人司副員外郎郎中出爲福建右叅議轉左叅政右布政使中外敭歷凡二十年致其仕以歸初公之官司副也值逆瑾用事煽毒如火方灼乃抗疏論時政得失瑾大怒欲逮致重僇或解之曰是無他乃其地散無以自見姑欲賈名耳瑾意解乃得免自是杜門讀書日與白下諸

生講說先生所成立不下數十人其在比部吏事精核衆所難決者必咨於公鐵柯劉公德與孫公書其考至數十言公以此得掌南銓公之入閩也會大盜起古田縱略旁邑遠近繹騷所司上變告棘乃徵兵討之兵既集賊退保巖谷我師追擊失利當事者議謂杉洋為盜藪欲勒兵屠之使賊無所舍藏且易以有功公獨持不可曰古人以殺一無罪為非仁今千家之市豈必人人保奸者哉且渠魁未得而徒取此屬以為功甚非所以示武而昭德也巡察公感其言乃屬公經略之公馳至其地分兵屯要害以防奔突

爲徒振武徐遣邑中之耆徑入賊中諭之曰倡亂者周馬良也若能縛之來歸誅止良耳不然則諸道日集若屬且孥戮矣於是賊稍稍解散良窮而出降民用帖席巡察公奏公功加俸一級時寇亂甫平當事者稍用重典繩下一時羣吏爭尚嚴急而公獨持平雖以此無赫赫名而民實陰被其賜屬郡田賦欺詭無算莫可誰何乃議爲均田法下所司行之戶有著籍而賦有常經民至於今便焉先是公嘗行部歷延平郡中不雨者踰月公齋沐禱壇下頃之澍雨如注上有鮮雲一道逶迤里許公行雨中獨不濡見者異

之又行部過一邑邑令送部使者出境公召簿尉前問令安在簿尉以實對公曰是邑小而無城盜所窺也萬一乘虛而集誰則任其咎者於是簿尉免冠謝輒檄民兵二百入衛是夕寇果至縣縣門反閉聞分司有人聲疑簿尉所在趨往刼之公聞變盛服坐堂上令壯士伏廡下大開諸門以待賊賊逡巡不敢入於是振袂一揮兩廡之卒鼓譟而出賊倉皇反走自相蹂踐以死市民乘勢爭執梃刃向賊乃生致賊首一人衣帶間得一小冊則羣盜姓名也循名求之賊無遺黨亦無冤濫其識度沈邃率類此公居常恭謹

言若不出口至其力主彬盜之議義形於色有毅然不可奪者卒使古田之民全活以數千計非所謂仁者之功哉乃公深厚不伐初不以語人人亦鮮知者久之同事者以失策謫公古田之民始知公之隱德也相與泣而言曰微公吾其菹醢久矣況能長子孫有田有宅耶我享其利而公則受其咎何居於是相率立生祠尸而祝之越二十年餘而公子及齋君奉使入閩閩人士及公之門者迎問起居聞公之歿也則又相與匍匐哭祠下乃更樹碑儒學以永去思其之待罪來歸也及齋君適蒞郡數枉過山中爲道公

遺事且再拜請曰先子之績邁矣不肖懼民情之未暢也敢丐一言之辱於乎愈搶投珠免殉結草此特纖纖細者報稱猶爾而況活數千人之命不啻什百此者乎然則血食於編萌而光施於孫子雖百世莫有替也已遂不辭而爲之碑因以祀享之歌綴焉歌曰孰釋爾兮戈矛孰奠爾兮衽席彼洵美兮魏公弛厥戚兮布德秉我耒耜兮事我蠶織乃室乃家兮以飲以食公歸兮不留怙我民兮罔極垣斯兮門斯儼新祠兮奕奕薦椒糈兮瓊漿鏦鳴金兮戛石白馬兮朱裳前兩旄兮導戟公之來兮欣欣公去兮悱惻駿走兮斑黎永觴禋兮無斁

右布政周公賢宣傳　　　　　　王時槐

周賢宣字仲含萬安人歐陽文莊高第子也第進士授繕部主事権淛稅搜刮弊孔商民咸稱刊落校有小艇百餘潛行刧掠號滿江紅者盡收之繩以法往來無梗遷郎中會建三殿取材川廣公建議材料積而不用役損實多奈何復苦諸省之民中貴人難之公不少遷屈竟得請故事大役一興中貴人視爲利窟蠅集其中相緣爲奸公兩估精覈群閹側目竟出爲延平守至郡以厚風俗正士習爲首務時時引博士弟子講說經義而一歸於實踐士喁喁向風屬邑

夷弗靖烽火相望山澤亡命乘隙竊發公用間諜募
敢勇游擊其虛寇患悉平考績擢海道副使民德而
尸祝之有永懷祠有崇報祠有安貢堡生祠有撫安
碑有遺愛碑其爲海道會倭寇逼城公帥師敗賊衆
於漳浦民用無恐廣賊逋誅入漳公即帥舟師親躡
行陣大破其巢還良家婦女擄者二百餘口是時兵
革倥偬公方萃諸士講道芝山書院辨義利崇正學
訪修潔之士躬禮其廬尋叅藩政立條編法民甚稱
便還按察使特抑豪右之患苦小民者尋擢右布政
會有修郤者假拾遺劾罷公既解綬與同郡諸君子

結社白雲之巔訓廸後進不爲奇僻語惟根諸日用倫常使人自求自悟以是賢愚各獲其益嘗曰生生之謂易天地之大德曰生比聖學宗旨也素恥干謁而邑有大利病則未嘗不盡誠以告邑大夫每信而行之鄉人多賴其德焉

福建左布政使質菴范公輅墓志銘　呂柟

公諱輅姓范氏字以載別號質菴初號遗咎子再號三峯柳州桂陽縣朞里人也生有奇質長益英邁登正德辛未進士筮仕行人是時諸所差遣多狗干謁而職司其居者顧戒不與君即上封事引明前典至以冗員自讓使官諷人于是使事復舊風采懋著嘗使蘭州再使崇府皆禮成即返無所滞留冢宰遂菴楊公稱其學識氣節度越等夷甲戌歲授南臺理刑明年授雲南道監察御史首言建儲以安宗社謂先帝御極榮王留侍宦璫亂法致之去京今當妙選

宗室備儲貳位俟有青宮然後分茅至宋韓琦慎孔光傳以上仁宗而其馳騁騎射服習戎陣不御深宮孤立可畏諸語聞者縮舌是時軍官簡文王忠怙勢淩辱監臨主事至捶殺其隸人太監黎安搆陷寧淮二府至折撻其長史南京守備劉瑯貪婪暴虐至令都人罷市切齒刑曹郎中聽富民析產之訟至受其婦之金而徇偏私公皆歷疏指劾乞正大法南都稱快其論納馬姬事比擬過直尤人所不敢言者也丙子冬奉勑清理江西時逆濠虐燄方熾有勸公避難者公引埋輪事以行至未數旬即論濠傻泰棠僭侈

居如王宮繼論濠令三司朝服慶賀茂稟與禮乃又
劾太監畢眞附醜仇正瀆貨無厭都指揮郭宇傳泄
諸司消息罪狀重多且請　武廟或出郊原嚴警蹕
敦扈從以防不虞當其風采人或比范滂云然眞宇
皆濠黨也濠眞使人遮留公奏各先誣奏公離間骨
肉誹謗宗藩公巡歷至贛被　旨拏解繫獄拷掠幾
斃値　聖駕北狩纍紲七月後送法司議罪復値
聖駕南巡又淹繫經年始謫龍州宣撫司經歷爾乃
脩崇禮信均平賦役又使知送死之道以感化四夷
未幾逆濠及眞鄉相繼以叛誅論者謂公有曲突徙

薪之功交薦十餘疏辛巳 今上登極詔復原職送者頌道沭別名其厓曰滴泪厓閏月即陞漳南兵備僉事四閱月又陞饒州兵備副使蓋殊擢也饒州東湖盜之淵藪也公議設官兵于康山以控制又禁過淮府壂校之恣横乃修饒城及萬山東鄉二城創置安仁一城皆經畫有式出納明允而又築湖堤以壯學宮增濬澤以掩貧骴焚庫皮以袪積祟威惠大行信義昭著盜戢民安屹然一方有郡守乖禮因公面詰遂生荊棘且嘗見忌鄉宦搆與讒謗流布遐邇言官論列浸及于公公即懇疏乞歸雖撫按交留旌薦

亦皆不顧末幾一巡察使奏調公南贛以便行事公
曰監司攺調屬官晏然綱紀解矣遂三上疏得　旨
致仕僥人刊遺愛錄以傳公歸杜門課子當路故知
片札不通三年一日也已丑尚書胡公永清薦起公
密雲兵備副使尋轉本司討礦賊有功獲賜金幣是
冬陞陝西參政分守隴右駐劄鞏昌協勦西蕃叛兒
等族再荷賜金七閱月陞福建按察使過家省母朱
夫人承歡月餘母忽遘疾不起居喪哀毀數日不食
服闋巡撫汪公珊薦公與唐公鳳儀爲全楚長材乃
甲午春復起山東按察使撫按交薦秋陞浙江右布

政使藩務叢雜乃未明振衣日中退食形神頗瘁丙
申陞福建左布政使七月莅閩精神頓減歸思累與
十月遘中風痺卒于正寢嗚呼傷哉公和厚精確遇
事敢爲勇不可奪事母至孝獄病中形之下詩撫兄
孤女極厚嘗携養一甥于官所捐積俸貲立置家廟
序刊族譜周族人之不能婚葬者叔姪卒于金陵貧
鬻其子公贖之以還又歸其喪鄉友許君愷卒于塗
沒躬爲殯殮至于辟薦名賢如恐不及雖處鄉州盜
寇亦皆有策然則御史之風烈藩臬之樹績豈偶然
哉

福建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東潭蕭公

墓表

是爲福建左布政東潭蕭公之墓在墨潭將軍山先墓之原其系出螺陂朱侍郎定基之族侍郎政事得荆公之文而益傳後侍郎數百年而有公共歷中外與侍郎正相等而政事所施有古良吏所未嘗者卽無荆公墓上之石其可虛乎自公起進士爲南京刑部廣西淸吏司主事三年以承德郎進山西司署員外郎未幾卽眞爲奉直大夫轉郎中以薦出知岳州知府失上官意調瓊州歷中憲大夫廣西按察副

使右江兵備廣東布政使司右參政按察使福建右
布政使尋轉左三年上疏乞骸骨遂致仕近世郎署
被爲郎不補郡守郡守惟瓊州多不還而又以他調
來者必不得藩臬爲藩長積資二十七年無有訾議
即當次九卿又執肯自致其仕以去覩公進退若此
其政事大略見矣在刑部時以持法忤近貴有聲
故閹佛保謫死挾禁物貲無所屬而火者徐美發其
狀大閹高隆者思沒入之公得狀密遣邏者逮美以
貲物至封識于官高閹之怒使人來曰若爲郎中侵
司禮監職事何也逮返我不者我且論奏若不顧官

爵耶公不應高言之尚書直郎中高益不勝忿上疏誣公待理久之不得白會考察京朝官高復以浮言中傷賴尚書力救乃免又歲餘適尚書改北京都御史始上章白其寃而公以無事當是時使公爲摸稜語即不及禍或畏禍見幾微亦不爲尚書所庇尚書者嘉魚李公承勛蓋名人也公既爲李所知又數數言之于 朝顧得岳州以行岳當孔道困于供張公一切罷損而日矻矻民事常德牒逸盜十二人藏華容屬公跡跡既置獄未及訊而十二人者于鄉貴飲公求貸公不知也或洩于公公笑而不答明日出十

二人于庭曉之曰汝怖死求貸于某乎使汝實爲盜吾豈以一飲廢法使汝實不爲盜吾亦不以一飲自嫌故有出入汝慎無受誣也已而遂無左驗列其狀上下盡釋之公治獄用情不以喜怒輕重手無深文徼名大抵皆此類也公爲岳州勤苦矣而巡撫都御史者以私怨銜公索垢不得則第以爲儒緩不宜于岳改知瓊州至瓊值黎佛二之變往歲瓊人利黎田而懼其逼聚兵護耕歲四更番卒五百人兵寄溪峒半疫死而黎數出攻刼莫制至是佛二殺官吏虜村堡勢張甚督府欲以大兵壓之公曰虜係未歸而急

之是促其死也吾且觀之兵而携其窯蔗可　乎乃遣人招降十八村至則厚其餼勞甚諭之察其尤雄桀者倍與衣物寄心腹語令歸所虜生口別授方略密擒佛二以自效佛二素雄桀手挽彊三百斤人莫敢近降者既受戒慮賊逸無以解口乃陰導官兵設伏諸隘而身紿佛二以走俟稍倦分負其刀弩諸械喉走隘至則伏發円成擒拂二既得以大兵繼之諸酋恐奉約束輸稅者四百餘戶歲省防兵二千計活疫死者幾百人永淳令激渠里賊爲變且薄賓州公在右江以兵請于督府不聽因自計曰此斷之我者

也既諜其虛實出沒而是時思恩土兵迺能古田之役遂檄以從更摘他兵佐之據險深索殲潘公廣韋公抱等一百七十有奇俘老幼六百籍所捕獲給軍餉而出其羨以報督府督府口雖壯之實嫌其異已不以捷聞公在瓊擒拂二無所序至是復見沮抑一不爲意且欲乘勝以兵臨八寨招藍昇降八寨本南丹屯地爲猺所據　朝廷分隷土酋羈縻之然恃險遠數出爲患至是藍昇聞淥里之捷自懼禍及因請内附當事持勦撫守三說不能決公上議以爲受其降而襲之兵威顯而疑衆信其降而忘爲備法弛而

貽侮先以撫守二説俟有他變徐制其後可也於是納其請以屬思恩密建屯砦遣官列戍梗其出入而右江漸以無事陽明王公田州之役既降府爲州慮岑猛嫡孫芝幼不可立立其季子邦相爲州官頭盧蘇爲土巡檢統其衆邦相忌芝爲後患而蘇素驍悍利立幼且樹黨思兩除之蘇覺嗾芝之母携孤走軍門爭立而自與邦相相拒旣殺邦相相迎立芝之諸土酋與猛庶子邦佐乘釁構亂朝議令土酋自相擒治而督府先有所入陰爲蘇掩罪蘇益横嘗以兵衛六千人發言見巡按賓州營城下御史引病不出諸司倉猝

禀口公曰蘇罪人也何敢爾遣千户持符逮蘇蘇懼退營十五里因首隨符來公辭色俱厲宣朝廷威令令自討蘇益恐怖請輸逋賦斬首虜自贖至叩首丐死久乃許之因勒獄辭列罪狀停各酋官職爲請命于

朝督府不能奪是時議者以猺獞難制欲割隸土酋以其積威可刧又自保分地無外望可恃爲安公執不可且謂之曰朝廷以流官制猺非不知其勢輕也亦欲用夏變夷不忍化爲異類也今八寨固屬土酋未嘗不叛而田州用兵富貴安保吾豈不能斥疆土而顧以藉寇兵乎議者始詘先是岑璿以思恩

叛朝廷既誅璿更置守而璿之餘孽金者潜他境至
是諸故酋挾以邀我擁衆二千人南寧城下沈叅將
希儀慮爲變召以好語款之俾來見公公令候于賓
州而密語沈曰金在則無思恩無思恩則廣右必危
此不可不除也且其腹心楊留在賓州爲募兵已往
附金金來而留應之是尚有賓州乎今日之事在我
與公公膽智而達變吾所不逮惟所命無避也沈知
無他腸乃與公計欲徐徐以他故散遣金衆而後圖
之公至賓州犒金牛五䡇䡇截酒五十罌就給之金
大喜沈紿之曰汝欲得官胡不納我與兵備公金乎

金訴貧則納帖于爲證沈復謂曰如兵備公何金曰聞兵備公素不愛錢小人不敢沈欲堅其意則以目睨之曰第以帖子來沈納于公公笑而密焚之亦更以好語時時款金陽出漫語相調金旣仗公不疑會御史巡柳沈與公說金相隨而沈卒擒金于柳即又以殺金爲留功而謬賞以張之留愧見紿又恐爲諸故舊所鬨旋發病死此事載唐荆川所爲沈紫江戰功序中序中功多歸沈故公語不盡載然非公沈誠不能獨任也公嘗以兩事忤督府似少臆其與沈圖金機發閫轉意受容應又若甚敏捷者是豈儒緩者

耶爲廣閩藩臬議加賦決疑獄所執者尤衆公平生喜誦胡文定教子書故其爲人一主於恂謹篤茂輿服寢食兢兢如寒素而當官行法不敢失尺寸以徇人至論人必取其長而諱其所短少時爲里中惡少所淩幾不免比貴以衆人遇之無所修怨兒子輩闌其事間以探公絕口不言爲誰氏也公年六十有七素無疾卒之日猶整暇

吳方伯昂傳

戚元佐

吳公名昂字德翼海鹽人六歲而孤性增穎嗜書就學於里中朱先生問學日進已聞海寧祝先生萃者履方篤行以員外郎予告家居教授生徒四方學者多從之公短褐草鞋從一老蒼頭負書走數十百里及其門就河濱濯足更儒衣冠以進謁者以告祝先生大驚曰此非可以常人目也既見拜而請曰昂鄙人竊慕先生不敢請願受高足弟子學先生曰生來眺書舍盡滿無所置生唯室旁一牛棚幸無牛生寧得居乎公曰唯唯無不可於是祝先生益大奇吳生

令人悉除堂壁使可居公遂解衣雜塗人共作不日就舍時視先生待教最嚴常映戶以察羣弟子公在羣弟子中最苦外被一敝袍而衷一敗絮襖又時時見老蒼頭寒則解而更相衣甚或週走于室中跳踊以敵寒威而日夜誦不輟其精悍深造甚紈綺羣弟子所不及也歲暮辭視先生歸快快有赧色先生曰吳生去不來矣彼僅謂束脩不備也小禮不大妨孰是中止而令業不得成耳乃齋米二石布二疋遺贈吳生爲歲計事且要明年當復來也公曰吾事先生如此其淺鮮耳先生爲是者徒心咨昂也不以此時

力學依先生異日者悔何從乎除夕家庭啐酒爆竹
事已即徒步詣祝先生比明祝氏諸族人少長濟濟
拜元旦慶而吳生儼然在列祝先生大駭曰而安得
至乎公曰先生所以愛弟者備矣士感知已可奈何
由是感憤激發日鏤心銘繫學大成弘治乙丑舉進
士年三十六矣授宣城知縣宣城人弗善耕織公敎
之耕織民大喜邑當孔道多過賓過賓鬧公淸約無
敢勸館人既三年更新是新建則寧庶人宸濠所居
也方宸濠未敗時坐擁王號驕横莫制日張爪牙索
民租甚刻民不能堪遂結寨丁家山以拒之寧藩大

譁曰新建人反諸大吏在會城者莫敢言公獨以爲
民卒有激而然不可以反名乃昌言而進曰始吾有
疑于此民之敢於抗大王也乃今知此民非有反于
大王也愚者徇財以忌生憎者勢極而生變此可以
理法散非可以威力驅也乃入丁家山呼父老曲諭
諸父老皆頓首唯命而寧藩獨懇懇然謂公偏估新
建人也已而歲大饑公立抽補法以賑而全活者幾
萬人未幾華林盜起又日夜調集兵旅以擒之境內
以寧尋轉南刑部主事以持法謹不協於上官請告
歸歸六年起南武選員外郎擢福建按察僉事福寧

有訟妻殺夫者獄已成公閱其詞証疑有冤私禱諸神夜夢一兒據人腹初不甚解乃曰踪跡四方而里中有名杜福子者曾與其父行賈公偵而知之大喜曰杜福子殺人明矣神所告也密捕福子至一訊而服妻得以不冤死古田礦盜起又擊捕追襲獲其渠魁周馬良餘黨散去及進山東按察副使遂乞致仕歸久之復家拜山東按察副使數月轉福建參政當是時桂文襄公驟入吏部日夜訪人才而公名冠當時故察舉于沈淪之中以植之亦以感厲當時人士也公入閩皆故遊地才志易展多佳政士民愈益喜

歲庚寅候官囚逸獄持大斧利刀橫行官署首戕其方面肝腦塗地甚慘獨公以父忌辰懸慕不出得適其害人謂德孝所致云已而進右布政使司官順嫉之叅藩司故多羨金公廉無取又嚴御人僚人惡其異已而腹誹者訕訕矣公自揣不能諧世俗知非久宦器踰年因譙樓震引以爲咎即上疏請致其仕疏三上得允歸之日士大夫設祖道父老攀轅留者幾萬人至不得前既歸遂不復從章縫游混迹農漁意甚適人或狎之亦不較一日駕舴艋入郡城會郡中兩措大南行徧其舟兩措大怒邀公葺叅公素貌侵

又聊其一目布衣氈帽局促舟中舟中又無繁華供具逆揣其爲農莊人欲道辱之公曰二少年秀士耶老農偶觸舟不足辱藉令舟壞當代爲葺但老農囊無錢能携至西門湯别駕家當貸以供費如其言往湯别駕一見訝曰呀公亥道久矣何以至此因顧兩生曰此海鹽吳老先生君知之乎兩生徹有慚色坐定公具以告别駕曰泛舟於河兩相觸即兩不能慎也偏責公不可如公先達渠又寧敢責乎公曰兩君子初不勝恚幸寬之至此又敢祈宥請以白金二錢爲榜人油麻之費於是兩生僕然汗下惶遽告退公

愈益恭必欲致其金而去明日兩生扶服謝過不已公慰遣之公晚年不涉世故及歲饑數爲請賑海堤爲患特疏於朝得專勑水利憲臣經理迄今頼保障云卒年七十五所著周禮音釋藏于家往予游于祝氏祝先生孫世德受學于予世德諸父舊與吳公同業者皆已宦成而歸時時道吳公遺事予故詳言之如此又聞祝先生死吳公奔赴喪次艱苦枕塊擗踊號哭如子于父尤見其不忘所本云

福建左布政使何鰲傳

何鰲字子魚弱冠魁南粵登進士第知慶元縣慶元在萬山中獷悍難治豪猾持吏長短鰲至取首惡誅之與民更始治甚有聲　召爲監察御史佛郎機以素頑黠假以貢爲名兩臺不許遂治區脫東莞之南頭潛至京師見部不拜朝欲位先諸夷鰲與御史丘道隆奏驅之出境人謂粵之不胥而夷鰲有力焉按湖廣持大體擢守松江副使浙江改徐淮兵備定驛傳約法歲省數萬築堤自沛至徐延亘百里河不爲害人以此歸德焉叅政福建左布政湖廣道卒子思

貢亦進士官福建都轉運使

參政彭公森傳

黃佐

彭森字伯森南海人少孤貧以俊材被選爲郡諸生所服襴衫破缺以紙紉而補之有司見而憫焉爲給燈油飲食使力學森以是得肆力於書援筆輒萬言皆中規矱永樂甲午鄉舉第一明年登進士授山西道監察御史陟福建參政始未第時聘同里女益卑賤人也及得解其家以窶辭親戚復以女貌陋止之森不可竟成婚恩愛甚篤生子皆賢而有文有舉于鄉者君子曰婚姻之禮以嗣萬世也非以論財也男女之居室以正家也非以漁色也近世鄉俗粧奩奢

僭王侯不如色衰愛弛脫韝召咎皆森之罪人也森有文藝獨居官無聞焉論其夫婦大倫則今之庭式語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

福建右參政胡公廙墓志銘　楊溥

公胡氏諱廙字致恭先世居安定宋南渡徙寧國高祖景仁再徙廣德今五世矣曾祖應榮祖子大考士通皆隱終祖暨父以公貴俱贈右副都御史公年甫一紀而失怙母淑人口授孝經論語輒能通大義出從邑博士授經重以慈訓之嚴刻苦就學母殁廬墓三年永樂初升太學歷事内廷擢工科給事中嘗攝通政司事　太宗皇帝每嘉奬之九載陞交趾按察僉事　仁宗皇帝以其久任近侍特陞之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推恩封贈階嘉議大夫宣德中出師征

交趾命督廣東漕運復命往巴蜀督軍民採材木既還改授福建右參政秩滿以老疾致仕公居近侍每有建明同列多推讓之職都憲奉法嚴謹風紀以振督運廣東採木巴蜀措置有方人不勞而事集其在閩藩涖事尚寬簡吏民懷之所至有施設蜀民貧者親死多暴露命從儉葬之福州城河久湮廢不通舟楫命疏之建伏波將軍祠創程明道先生道南堂凡可以化民勵俗者靡不用心致仕居鄉里以睦族教子爲事正統庚申四月癸巳以疾卒享年六十有八疾亟呼諸子侍側索紙筆書二詩以訓戒之

叅政任勉墓志銘

錢溥

昔我 高皇臨御之日欲盡變胡習一以法紀治求受郡縣寄而得以全歸當時巳無幾而况享耄耋保榮名而安故里以考終如吾郡自先生葢一人而巳先生幼岐嶷厲志篤學自郡庠生升胄監擢甲戌進士第授番陽令當時賢令得五人而旌異之先生居其一滿九載陞知瀘州會番民詣 闕請留移守饒州府以前守在改同知饒州府事薦爲福建右叅政入爲右軍都督府經歷考察南直隸官吏出知徽州府以事謫滄州者八年復以薦起知蔚州丁母憂服

開知睢州年近七十即上疏乞骸骨歸壽八十有九卒初先生宰番陽思前令所以亟去者因叢苛且拂民情而塞 上德曰是法所以速巳也即大書孝弟忠信禮義廉耻八字於廳壁訪邑有德學爲民所信鄉者爲四門老有事相與酌輕重而去處之有不便者或黏匿名文于縣門先生命守之曰是教我也俾勿壞後潛自毁去婦有新寡訴夫兄弗育巳先生曰汝欲它適乎乃判其背衫曰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後婦終守節它嫠聞之亦無有貳志春秋一一丁祭羊豕悉科于民先生曰是豈崇報意哉歲令里社

分畜而獻之饒著爲令暇則坐學宮與諸生講解改
授如嚴師鄉邑樂平傷屍誣逮苦甚郡以檄先生即
徵服得其情兇者款伏枉者得釋溥家食將嘗聞其
敢及今閱天下郡志而饒果詳焉始知鄕所聞者不
誣善與煦士類方憂制中聞溥與北郭陸潤王競志
于學一日棹小舟從陸祗溥家盡索所爲文覽之出
請所知日陸宜處錢出乎徐二十年來吾二人出處
願定先生知言哉先生既歸日引諸孫授經史被野
服課僮孥耕郡大夫歲禮爲賓弗預有達官過其門
往往閉弗納與知者談及今古事猶言論侃侃如壯

夫先生資禀豐偉長身玉立言動弗苟超然負出羣志年雖耄而不衰惜乎材僅見於郡縣不得大展底蘊而使斯世得盡見其所有爲慨所著有薇菴集若干卷存于家先生諱勉字近思松江人

福建右參政陸公昶墓志銘　楊維新

公陸氏諱昶字孟昭蘇之常熟人曾祖善卿祖士能父公佩以公推恩贈奉直大夫刑部員外郎母徐氏封太宜人公少穎學好爲詩始規溫李尋步杜李王孟諸家聲馳吳下或勸之仕乃入學肄經作文輒中榘矱取景泰辛未進士歷刑部主事員外郎郎中仁恕明敏以文學佈法比常提牢牢重囚皆三木加鐵索而臥之床假仰展轉不得也夙日夜憐之血涔涔流公見而輒求狸奴十數畜之牢鼠竄伏囚德之至死被命按事于河南于山西皆一訊得其情讞罪咸

允還奏稱　旨在部治獄率類是故事三法司常有大獄當會奏各擇其屬之尤典之公在其選每奏衆推公草立就皆蔚然成章鮮不歎服居久之陟參福建奉勅巡海道董兵餉先是有商率羣船通諸夷遇他船無問官民皆掠之殺人浮海上如茷數歲莫能捕公至即奮然曰是賊且不制脫倭寇突至將奈何遂練兵發艦跡其所在擊擒之併其醜皆伏法戍卒所居曰玄鍾營者久而弊兵器亦多朽窳皆爲繕葺若新漳泉二郡水嚙郭爲築堤防捍倉庾諸稍盡備詢而盡劃之閩人服其威惠俄以讒罷歸時甫踰艾

青者而止所著有螢窗秋臺閩海雲泉諸稿藏于家公和易閎達有智能精力奉母嘗盛饌甘醴命侍兒鳴箏琵琶以侑歡友二弟皆爲輸粟取散官榮之與人一見輒如故泛愛善謔所識列侯貴戚近臣遊士甚衆迓餞慶弔之禮鮮或失公隙常與游陟詠觴以爲樂有醵率主之必益以已錢立治具加數倍每歲元夕率張燈合伎樂燕客動數十人連數夕方已爲人扶顛起廢周乏拯危常不計事利害貲有無爲之殯死無所歸者數喪費尤鉅然視其費無廢事察其家無厚產世用是稱之而譏者反以是藉口其鄉先

達有握重權者嘗屏人與客語特覗戶外恐有耳屬他客莫敢進公直入謂曰明公當大公至正以倡百寮何至屏人私語耶先達赧然無以應公飲不能數盃自食無珍味余嘗延數客于座或傳公第有校尉徵贓喧其門客皆曰孟昭素持廉烏有是有之必其館客也問訊果然其儉而約又若此

福建布政司左叅政姜公昂墓志銘

王　鏊

公姜姓諱昂字恒頫生而端重介特不苟言笑歛歳刻礪讀書成化辛酉占應天鄉試明年登進士第出知棗強一意愛民凡所決遣皆自以不冤門無呵卒獄無滯四三年召試監察御史時方士李孜省得幸公率同列疏論之命杖於午門外以親老乞改南京河南道出理福建戎籍擢知河南府值歳大旱公至則雨隨之洛人抃舞每晨吏白事退終日閉閤觀書鞭箠懸不用時母夫人年八十以懷土屬疾疏乞近

郡便養不許疏復再上三上至乞降府佐或教授它日除邊遠自効乃改知寧波寧波聞公至同官皆減去輿馬華飾俳優雜劇不一陳於前日本人貢過郡望公迎戢六年復以母老歸養進福建布政司左叅政不起且上疏乞終養母卒服闋部使者奏起之而公卒公於取予尤不苟在官日買肉少許奉母自食蔬菜子弟學書不得用官紙筆非歲首未嘗燕客不受人饋貽亦未嘗餽貽於人權要請託一切報罷以是人多不悅而亦不能毀也姜故汴人扈宋南渡家徙崇明之西沙元時徙崑山之惠安鄉今爲太倉州

人高祖諱仲和元海運千戶曾祖諱源祖諱虎考諱
敏贈文林郎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母曹氏封太孺
人

福建右叅政王君懋德卻金傳　王世懋

王叅政懋德瓊之文昌人也舉隆慶戊辰進士由南京比部郎出爲金華守前後無善去者而獨君以廉察擢江西按察司副使已晉福建布政使司右叅政瓊管在海外而君父封公艮弼與君母偕年八十餘君爲吏十六年於外矣君無子多餌爍藥攝建南篆歸而得消渴疾先是延平人有病此者以溺甘爲死候君試之甘甚不可起乃請歸余輩以君不可涉遠因留之君慨然曰懋德之違定省十有六年願徼福諸君萬一生見父母死且瞑不然卽死道路吾志猶

爾首也於是僚友爭致賻而君固拒不受余謂君不有父若弟在乎君曰吾湏故魚米鄉家粗自足而吾以十六年所餘月俸佐仲產為二親養安所事諸君賻且吾不留而亟行懼以歸櫬為閩人累也余聞而心竊敬之君至延平不能前竟卒卒之日神爽不亂為書謝僚友誓不受襚費余時以君死不患無財患不遂志古人主有聽臣下薄葬以全其志者即為請於兩臺使者巳之何如藩長不能斷聞於使者使者以為不可遂循故事括六百金遣使傳護之渡海至則授金於封公封公不受曰吾子業有成言吾即耄

奈何没六百金以傷吾子之義吏固請而封公固益卻覓令持歸僅收其奠金曰爲我謝諸大夫老且死海外無能報也初君之辭賻及遺命不受賻有言君無子不爲老父弱弟謀爲非中也者余獨以爲不然及是益泫然而泣且歎曰嗟乎有以也夫海外之區黎獠之與居而父子爲廉若是豈偶然哉夫君父子卽號有中人產非有陶朱猗頓之富能土苴六百金者身死而義故賻賵送至數千里外非所謂嗟來之食比也而君之父義不以汙其子此非獨君廉也乃其父廉有先之矣向使君疑其父有濡忍之志將爲

少子碩者亦安肯以堅辭卻哉余時欲爲君父子立卻金亭且紀之碑會有入貫之役而人亦無爲從史者遂巳頓緇衣之好有懷未吐私爲立傳以示同志者述焉

論曰今世學者務明性命至薄辭受爲小節世愁籍廉廉焉昔在西晉太康之末豈清談是乏之而錢神獻嘲遂以亡國廉頑之於義大矣夫恭政君學優服官死而臨義猶曰難之矧其父志不由學而年在戒得顧不尤難歟我國家惇尚廉恥薄海內外罔不奮興世愁是以知周曆之長也

福建布政司左叅議鄭公湜墓表　方孝孺

太祖高皇帝以神武雄斷洽海內疾兼幷之俗在位三十年間大家富民多以踰制失道亡其宗獨金華浦江鄭氏以孝義聞天下特受褒賞恩數甚盛或爲人所誣輒赦不問擢其子弟爲大官每稱以風切當世而鄭公湜尤　先帝所器也公諱湜字仲持洪武十四年奸人誣告其家以交通賊臣事甚危公兄弟二十五人存者幾二十人而五人爲公之兄仲兄濂先以事在京師吏逮捕急四兄欲行公奮曰有弟在其忍使兄陷刑辟自詣吏請行至京兄濂迎謂曰吾

家長當任其罪弟無與公曰兄年耄弟當任其責非兄罪二人相爭入獄既而　太祖聞之召二人至殿前勞勉之即赦其罪賜湯沐酒食詔拜公布政司參政吏部奏參政無缺員特設參議之官以處之遂授中順大夫福建布政司左參議賜冠帶襲衣復命舉所知因薦同郡王應等五人後皆授參議有聞于時公治福建吏民熟公家聲相誡勿犯豪猾病民者公與之爭可否帖帖畏服南靜縣民為亂詿誤者數千百人部曲多掠其婦女為奴公皆言于諸將縱遣去共不敢譁商有二人劫盜殺其一而取其財其一人

得脫訴于官捕盜在獄驗屍無有不肯承公夜取盜
鞫訊因縛置于庭匿吏衆下俾聽其語夜半盜顧庭
空無人果私語始知其沈屍井中明日詰盜以沈屍
處盜驚伏閩人神其政十五年正月二十日以疾卒
于京師享年五十有六公之先自宋同居至祖文泰
在元中世家始大考鉉封從仕郎江浙行中書省左
右司都事母張氏公少奇警受學于太史宋公公稱
其長才貌姿魁偉識度卓卓負氣有爲其事長待人
理財御下皆有方所創條教皆可爲子弟法今年
天子詔修先朝實錄公從弟前庶子齋爲史官與其

聽事柯因以文爲請李孺昔年二十餘從太史講學
靑蘿山數至公家拜其長老于堂上退而從公遊與
諸公子姓相與論難甚樂也今去之二十年長老多
巳亡公之子姓多强壯爲老成人或巳夭逝而詢公
之墓木則巳拱而某亦衰病無所用於世矣嗚呼富
貴不足恃惟爲善可以獲天之祐少壯不可常惟修
德可以垂令名於無窮然則後之子孫追惟公之遺
迹聖明以昌其家以永其令名其可不思所自也哉

福建布政司左叅議胃公鎣墓表　　溫仁和

始予壬戌舉進士拜先生於禮闈未舉之先夢予鄉人李鴻臚鎣携酒張樂於予廬予出見揖讓而駭之李曰吾爲子開樂予獨異耶既三越月仲春予得舉於先生先生刻予經義一篇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先生名寔與李鴻臚同李字和卿先生字廷和其應如此先生始號復齋更號東皐晩更得菴世爲揚之如臯人始祖致中仕元爲兩淮運司丞高祖仲彰祖永宗咸有隱德考諱瑋號澹齋始爲邑諸生累舉于鄉弗利行且貢適以例輸粟爲國子生先生生

於成化乙酉始三歲澹齋翁口授五七言詩即成誦六歲授讀孝經諸書翁往莅縣學母戒曰我同汝背誦訖方就食翁午不回亦不敢食七歲出就外傅道經市中母太宜人嘗問曰市何所有先生曰行時俯首記誦未暇他顧也幼而敬慎如此八歲四書即成誦十三歲授禮經於侍御馬公繼祖始治舉子業十四歲隨澹齋翁讀書縣學縣令內江向公翀來視學見而奇之謂翁曰爾有子矣爲備禮送之入學特建仕學書院命先生讀書其中提學御史上饒婁公謙臨縣試取科舉得先生卷復奇之許入試場屋成

化庚子當大比先生從叔政官南京戶部主事婁公
語戶部公先期取先生過京讀書待試嘗衆見會同
館中公目先生曰汝海濱麟鳳也是秋中鄉試主考
泰和羅公西涯李公見先生於燕次各以所簪花爲
先生簪之尋舉進士不第肄業南監婁公召諸生爲
行冠禮是年告歸親迎弘治癸丑乃始舉進士預宴
恩榮有詩曰十分榮豔皆休羡努力前程事兩般蓋
志在忠孝也尋以省親歸明年授南京刑部主事嘗
致書二弟云刑官難爲世有深文峻法以及無辜或
者任情爲輕重通賄爲出入假權以報復其懦者又

不能鉏枉以植直甚可恨也適有告姦者獄成不服
詔問至先生先生以數言折之得其情尚書戴公喜
謂先生曰初讞能得疑獄是可知其政矣未幾以濬
春翁喪去哀毁幾絶喪葬一本朱子家禮行之服闋
改授武庫主事弘治壬戌充會試同考官轉本司員
外郎陞車駕司署郎中尋實授時諸邊缺戰馬舊例
淮揚備用馬止納折色至是欲令納馬討其廢數倍
於民先生立草疏上之得復舊例時有中官守備南
京倚逆瑾奏討馬五十匹船五十隻先生日是何遽
多如此遂革減其半瑾銜之陰伺先生舉動卒無所

得而免尋陞福建布政司左叅議分守建寧道甌寧有異母兄弟爭家財連年不决甚苦之先生委曲諭以禮讓禍福遂和解如初建寧行都司都指揮孫賢和買軍民貨物妄受詞牒私役軍人先生究出遣私役者各還伍又以法例諭諸衆和買妄受者俱屏息汀州大茂山劇賊肆刼掠先生遣人諭以威福賊首來降乃給業與居地方獲安後分守武平慮囚將樂有逃賊驛卒三十餘人病且死先生呈巡按御史賀君泰賀批免追仍發千戶所防禦一年先生復呈賀曰此輩尚堪忍死以禦賊邪不待報即釋之且納致

仕終養稿于賀遂告致仕歸先生事母至孝往年迎
養母太宜人於京師出入起居無一時一事違母心
珍味思以遺之勝日思以樂之太宜人病先生躬侍
湯藥憂形於色太宜人卒先生亦竟以憂勞遂不起
嗚呼痛哉先生雅性澹泊每危坐一室閲書左右聲
色侈靡一無所好而事母之孝治家訓子之嚴卓不
可及其處人如和風霽日藹藹乎可親至於臨利害
決義利則迅不可奪每食止一二味非和藥酒不入
口寒暑朝謁或燕會每挾衣食以行時自酌用之嘗
日吾有母在不得不慎也故雖素臞而神完氣朗壯

歷者或不及在林下十有三年足不履縣庭口不道世故鄉里族人咸敬尊之

福建布政司左叅議黄公朏墓志銘

隆慶二年六月十四日前川黄公卒于寢邑人無遠邇倪旄識不識莫不嗟悼之以爲善人云亡長者之風不可復作已公性恬簡動必循理與人無競接長者恭恭焉如不足接幼者亹亹焉如有就溢而有辨詳而非苛人莫不以善人長者歸之是以其殁也嗟悼之若此云公幼甚奇善屬對出語輒驚人年十六補邑庠生游楊文恪公門公試之嘆曰奇才也幸自愛自是折節讀書工苦茹淡厚自掩匿于世味泊如也甲午舉于鄉爲亞元登丁未進士第授丹陽尹丹

于畿邑爲最劇公先德緩刑修敎明悉凡可裕民者罔不爲之事集而民不擾日惟菲食敝衣若寒士然祭酒姜維善丹陽人也語予曰黄公飲丹水爾當道即有不悅者處之自如久乃信服居三載麥秀三穗士民頌德公讓弗居遷廷評報至方旱猶露禱致雨去丹日民戀戀若去慈母焉廷評職持法諸司不如法輒駁之悉心推讞多所平反未嘗以法狥人暇則從大宗伯南野公講明正學不事辯議默造其奧所謂不言而躬行者歟予筮仕得侍公時終日不出一言或宴會言笑晏晏默坐無惰容性不嗜酒飲止數

行夜深始散傾塵莫不服爲有德人也丙辰晉閩臬
憲僉督屯沿海屯多湮于豪公悉繩以法吏畏豪斂
屯課日增福興漳泉有警奉檄兼攝多方防禦屢挫
賊鋒繼轉閩藩叅議分守延邵汀漳時閩冠日熾又
恃粵冠爲援三省騷動奉 旨夾勦時督府絆于海
防公身任其難籌若素定迄奏平蕩提戈出旅險阻
備嘗冒暑櫻鋒捐糜不恤前後力保孤城十數皆璧
守月餘寢食俱廢閒出擣營使不得逞賊竟殲夷後
興化城陷人謂黄公在無今日矣軍行清肅無玉石
俱焚之錄有謫誤被執廉得其實立出之全活數十

命督撫巡臺交章薦揚以功奉　欽賞者三惟不事
脂韋以趨時好功竟隱而諱忌行歸即杜門屏跡經
史自娛而已公諱㴇字文輝父篩軒任龍巖學訓端
軓範士卒于官祀于庠再贈如公官

福建按察使陶垕仲傳

陶垕仲表言臣父昔在方氏部曲洪武初以故官徙鳳陽時臣幼弱貧苦賴兄撫養至于有成其後兄亦爲鳳陽軍吏今臣叨蒙　聖恩備位司憲欲推祿養以報生育之恩使父母兄弟得復聚處實戴生成詔許之垕仲寧波鄞縣人初以國子生擢御史彈擊不避權勢　上雅愛重之故陞爲福建按察使時福建多滯獄吏寅緣爲奸垕仲至治贓吏數十人盡革其宿弊又興學勸士撫䘏軍民俸祿雖厚然自奉儉薄有餘悉以施貧者其清介類如此是時布政使薛大

方貪恣自肆巫仲劾奏之大方有詞逮巫仲至京事
既白大方得罪謫巫仲還官閩人迎拜爲之語曰陶
使乎來天有眼薛公不去地無皮後卒於官

福建按察使王公金墓志銘　孫陞

正德甲戌先忠烈公爲山東按察使余以童子從侍時臨頴王公爲副使以故得識公子守謙乃嘉靖壬寅守謙遊京師乃知公以福建按察使入　覲卒京口且二十餘年矣按公諱金字日良世爲許州臨頴人父曰相母邢相父曰璽冀州判官璽父曰睿合州知州發世閥至公益顯云公少嗜學長游邑庠善舉子業督學憲副車公某州守邵公賓皆器重之辛酉舉於鄉明年登進士第授工部主事督盧葦廠有中貴人庄產輸納輒撓法公獨守正不阿奉　命榷稅

浙江定估以至眇者爲準奇羨不入浙人至今稱之
改刑部主事進員外郎有明決聲擢浙江按察僉事
分巡溫處二府時鎮守太監劉景依勢作威大肆誅
求會各道守巡官送與青文冊索餽千金否卽羅織
百出公不爲動溫守營餽物以候公聞之怒曰今日
之事以爲民也奈何先割民媚一宦豎耶竟不餽劉
制亦竟不能有加於公於是名震兩浙既乃歲饑發
倉廩賑活貧民數千人臺使者有薦牒交上擢山東按
察副使領理驛傳悉剷宿弊人人稱便值流賊猖獗
總制少司馬委公軍門用事多所裨贊以致有成功

兼管臨清曹濟兵備境內恃以爲安此余在山東時所覩記者也擢福建按察使故事本司諸費責辦庫役公曰是導奸也一切禁止任三月省費數百金剔蠹直冤領聲載道朝論將大用之而竟已矣公歷官十五年捐館後囊無積金家無拓產生成化辛卯卒正德丙子得年四十有六

福建按察使高公從禮墓志銘　陶望齡

予所同乙酉舉仁和高君諱從禮字質甫號曰青厓以明年丙戌連薦禮部射策高等除刑部主事進廣西司員外雲南司郎中積秩出守廬江府居五歲擢福建按察司副使主屯鹽尋以潘恭治閩粟遂拜憲使治兵於漳南蓋予同年生九十人而望高多職事雄貴無踰高君者歲丙午奉表賀萬壽於京師過里中方客中暴疾而沒當君新貴時人謂其詳雅沉厚大臣也及歷試有績長外臺名譽隆起又僉謂當然而奄忽中隕悲夫君平居嘗銘其座曰恕能養德儉

能助康赴事欲勇宅神欲恬初爲西曹將方遣使出
讞選及君君深自陳讓至於再四西曹郎劇使無甚
出讞者也或怪謂之曰公何讓之固也君曰昔歐陽
永叔居夷陵行視架閣有積牘焉枉直乖錯不可勝
數也退而以獄失故終其身精法審斷予書生方師
吏耳敢辱使命　上之以滇事怒李公材也言者強
詳　上持愈堅法吏皆震怖憂不可測君曰　聖主
可用理李乃操筆爲奏曰材用夷敗緬不無闕國之
功振揭中文自抵罔上之罪又曰臣子報功失實死
有餘辜君父宥罪矜疑人將效命　天子覽奏色爲

竟獲原解君之於用可謂恬矣臨江之岨有龍池羊腦者南筠界也巨姓主盜盜晝殺人燒廬舍操車馳往縛其帥焚巢以歸有羅氏者擅貲養客將爲亂君復用奇計收之民賴以安龍池羊腦之人至今祠祀焉榷事之興君官閩省會爲臺司所倚中使者運目動睆君輒持關鍵逆牙以制之竟嚴憚不敢恣橫閒閧罪庠校諸生徒聚譟於衙窘迫莫可脫君譬令執罪人以自解而以兵護之歸衆乃定奸人矣奏言福建鹽使司多滯引鬻之得十五萬金乘傳磨來商竈皆憂擾君時主鹽法挺身疾辯羣小皆挫服爲輸

錢四千有奇而止閩貴人言於二臺請以私票行鹺號曰抵引皆許之矣又賴君力爭而罷紅番以舶來求市中使以聞君盛言無啓夷心生方來患閉關謝却之番乃引去君於事任可謂勇矣臨江據津塗常以富人主客役役罷産率破壞更疏戢時諸富人皆悉罷遣役者以公錢供而使吏主之曰簡客者守也行貨營免吏用舍視貲厚薄郡民皆愁苦之君至官先是傳頓而名爲節省官損郡直而民陰率私錢佐之無所告愬君上牒請悉遣還舊額清江鎭百估之所會也故事官市民徒與半直與又後君在郡五歲

未嘗遺一卒適市僚屬咸師之鎮人安焉鎮故有社倉哀八都之粟立司正副以領之監守稱病君聽民出義廩分五庾令自爲守官無所煩民以恃賴清江之祠遺愛者二前守戴公憲孺以兵從新建伯討逆濠者也一乃生祀君而俱浙產君之於政可謂儉於用恕於施矣此四者皆大臣具也君家貧少孤贈公臨華命曰必爲儒用成吾志後與母居分燈誦績每至丙夜鄰媪竊憐之爲資膏火日中無烟塵蕭案席怡然不屑也後顯仕至藩牧常兼視數道佩組紛若所治贖鍰未嘗私一鏹或以爲言君曰今視吾突冷

時何如耶君體羸腰不任帶然生平少疾病至臨事
所守挺然壯夫不能及器望宜公卿少疾宜壽而年
不登艾位不究材悲夫

中順大夫福建按察司副使辛公訪墓表

何喬新

公辛氏諱訪字咨道其先本魏侍中毗之後世家眞定之陽曲曾祖友敬避亂徙許之襄陽城遂占籍焉祖諱達以子貴贈承德郎戶部主事考諱謙以公貴封文林郎南京四川道監察御史母蔚氏贈太孺人公自少端重不妄語笑年七歲父兄授之書不數過輒成誦巡按河南監察御史趙公過許途奇之令補邑庠弟子員公篤志問學文詞典贍邑之耆宿皆器重之正統丁卯中河南鄉試第三名景泰辛未登進

士既觀政吏部益務進學公退未嘗釋手時予先公爲吏部尚書好誘掖後進一日名諸進士試之命題以光武賜隗囂書唐人送李愿歸盤谷序公所作詞理淵永先公亟稱之會都察院奏御史員缺詔吏部選進士勤慎者補之先公曰勤慎莫如辛進士者遂擢廣東道監察御史糾愆繩違克振憲度 康定皇帝念西北邊兵戍守艮苦勑公齎金帛往勞之先時使者率臨邊不親致賜故將校多侵尅賜物者公驗至延綏榆林名集戍卒稱詔慰勞而賜之人人皆霑上恩丁孺人憂解官居喪足不踐公門服闋赴京

同僚多願居輦轂下以便進取公自言親老願官南臺以便養冢宰王公賢之改南京四川道益以廉慎自持風裁凜然都御史蕭公深重之獄之疑者多以屬公都憲軒公督南京糧儲持法甚嚴御史鮮當其意者獨賢公且曰吾老矣堪代我者惟子而已天順己卯秋應天府開科取士蕭公命公監試主司欲取其所親衆以主司官翰林不敢言公厲色曰大比與賢顧可徇私邪主司赧然而止遷浙江按察司僉事抵任錢塘仁和二縣循故事具供張什物送官舍公悉却之或以故事爲言公曰辭受惟其當而已何必

捕故事也處州頑民聚徒千餘盜採銀礦衆議發兵討之公曰兵刃既接必有死於無辜者乃揭榜諭以禍福衆皆歡呼而散公暇輒詣學宮進諸生講論經史金華舊有麗澤書院以祀呂成公歲久寖圮公命有司新其祠宇又以何文定公基王文憲公栢金文安公履祥許文懿公謙承朱文公之正傳奏請立祠鄉邦春秋致祭以風勵學者桐廬大姓連姻權貴怙勢恣横部使者莫敢誰何公獨捕治之當道交屬且脅以危言公竟抵之法繇是忤權貴意有薦公者輒沮之刑部侍郎曾公訪察浙江諸司以不職出者甚

泉獨稱公廉能力薦于朝陞福建按察司副使奉
勅巡視海道瀕海大姓私造海艦歲出諸番市易因相剽殺公捕其渠黨寘諸法而沒入其艦事連達官窮治甚急其家訟于御史誣公激變良民或勸公少緩其獄公奮曰吾寧執法而死不忍貰法而生也自是奸民屏息海道肅清未幾文林君卒公聞訃號慟幾絕即解官北歸僚友致賻皆不受既襄事負土築墳手種松栢有助之者輒辭曰人子所當自盡也嗚呼公之治行如此然官終四品年僅四十有八不獲大用以究其志此君子所爲痛悼也居恒恬澹寡慾

官南臺時未有子或勸之買妾公謝曰吾妻已產女矣安知終無男耶居官二十餘年常祿外一介不取於人其自閩奔喪也延平太守與公同年知公貧厚具資幣將贈焉公知之過延平稱疾卧舟中不起太守不能見而去平居灌然言若不能出口至其據法守正毅然不顧慮雖萬夫莫回也昔孔子謂未見剛者或曰申棖孔子曰棖也慾焉得剛嗚呼剛之不可多見久矣若公非所謂剛者歟其所以剛者非以其無慾歟予嘗與公同官于閩故表諸其墓庶幾有聞其風而興起者

福建按察司副使胡公憲傳

馬駙

胡憲字時臣揚州興化人少補縣學生無寒暑陰晴率日一至學宮好事者常候之不失晷刻君爲人誠篤敦重不妄嘻笑性孝友同列嘗誣憲若翁怒子矣君歸長跪請罪父怪問具述友言父曰兒愚若固紿汝矣即面父四拜謝過他日又有誣者仍前長跪父慍汝復聽誰誣耶君曰兒誠罪奈何貽大人怒父曰然則吾不罪汝勉之起四拜如初比娶婦戒其婦勿爲時世妝閨中相敬如賓相與數十年無嘻笑戲劇之態散學後入一室披覽誦習人莫窺其面每出道

上必行邊旁諸惡少皆起引避之酗酒詈道上者見
君來屏氣立道旁不出一聲望君行且遠至不見其
詈仍初舉弘治已未進士馬端肅公讀君試策奇其
語直名見君恂恂儒者也授監察御史七日上疏論
朝政得失極言竭論皆天下大計兼劾一二大臣不
職其論戚畹張某中官李廣吏部尚書屠某都御史
王越李蕙柄國者不悅下君獄時戚畹某論刑部白
康敏公令必致之死地端肅力爭之得不死落職補
藍山丞未上遇恩宥進宜陽尹當是時憲之名聞天
下士大夫自期以他日居言路必以直言自效者八

必擬之曰汝便是胡憲也端肅公累言吏部俾起君
坐是補南京都察院經歷先是諸道率有事于幕中
久不行君至檢舊章復之諸御史頗不悅然素知君
直無何悉如君君既去他代君者不敢望君竟廢正
德中進廣西按察司僉事專董學政君動以身教崇
雅黜浮敦重行檢所至凜然人不敢干以私試畢諸
學傳籌名諸生以敘上講書史令人人自以所得自
陳誦舛謬偏重謇訥不出者君溫言論之為正其舛
謬倫其輕重使人人各厭其意而去立為程法君亦
依程法夜張燈觀書至丙夜不輟君取士詳審精審

誅兩不差夜復該覽載籍用志不分終以是致疾正德五年卒于官朝命進君福建視學副使而君已不見矣君忠孝之懿之于天性而更一級居一官則又克滿克稱果敢方直之風明白正大之體往往發于充開者于終始而無優劣全缺之限官中每退食私第妻子具服與君正堂相見君坐茶至妻起進茶再拜就坐妾乃進食旁立不動竟食無遊靡欹側之容盛暑家人終不見其裸露其諸細行袵席衾影之間皆可語人居官不營產業既死而家落所居老屋半塌父老于幼有志者所深悲也予少已知君名長益

慕君而君已死以爲興化固多名公卿求其內行修
飭愼獨之功無愧古人如君者恐亦不可多得也爰
次所聞著爲小傳備郡乘之缺

福建按察司副使韓先生紹宗墓碑　王九思

黃河太華之間有賢大夫蓮峰先生卒其子儀封知縣邦彥浙江僉事邦奇工部員外郎邦靖國子監生邦翊卜葬朝邑南陽洪之原而太史呂子柟述令德播爲嘉銘納諸玄室矣惟是墓道之碑有闕無以宗親表賢別貴賤之等而紹來裔示後世于是謀之九思九思少時習聞我先君言言先生才氣古家傑茂以過也弘治中幸謁拜京師而先生往時教授華山下而受經之徒尊而仰之也是故稱蓮峰先生云先生諱紹宗字裕後同州朝邑人也姓韓氏先生生未

骭而孤三歲而有智八歲行陸洛河氷下一巨人扶之出無恙問之狀貌益頳面長鬚父老驚怪之疑關雲長云十歲讀書日記千言益愛尚書十六而爲學官弟子副使伍公見其文奇甚愛之呼曰韓生二十三舉鄉試進士乃不中而歸乃就華山雲臺觀授經三年士遠近至者益門下多文武之才而又浮渭而西登畢郢上郃城覽終南太白之勝又西至于岐山之陽陳倉之口所至士多從之遊而文日益北益二十七而舉進士云進士授刑部山東司主事主事五年而遷四川司員外郎其年再遷郎中復山

東司而雲南廣東二司者事劇甚部尚書特委攝焉
然又或攝他司而終始刑部凡九年其所聽斷平反
者甚多葢數十百事不盡書書其大者都指揮王章
者之守備眞定也葢橫甚虎而冠者也巡按御史柯
忠劾奏章章亦誣奏御史郎中往勘而章恃其有內
倖出謁道上執賓主之禮郎中怒鞭之道上三十遂
按其罪免官當是時眞定知府者亦有內倖而入謁
甚倨郎中微持其陰事乃復長跪謝無狀死罪幸使
君寬之不可竟奏抵于法太監石巖者鎭守大同而
都御史許進爲巡撫惡之兩家相訐奏奏下給事中

同郎中往勘往勘而嚴罪有端而許公無有給事中御史以爲亦宜徵人許公以塞口郎中曰天乎乃有枉人罪而避已禍者固不肯獄成嚴深疾之舍給事中御史不奏奏郎中言郎中黨都御史罪于是天子震怒逮繫郎中而遣他官往勘則許公左遷矣郎中竟亦無罪當是時安遠侯者好結客客與遊者皆貴近用事有氣力者侯與都御史某者不相中具奏北闕下郎中按問而侯贓以鉅萬身所殺傷數十人奏請抵法　天子不可如是者三而是時彭公韶爲尚書曰郎中力窮矣乃自具奏然不竟罪侯者

諸客之力其後京師有一僧善太監梁芳而稱曰門僧一日某伯者出而僧正衝其前導撻僧僧倚梁芳奏伯繫獄而自從芳匿不出也郎中追出之抵罰而京師爲之語曰伯繫獄僧入窟掘送僧韓郎中頊之又有樊舉人事樊舉人者益壽寧侯之門下客也壽寧侯貴振天下而其人負勢以逞謂無奈我何益勳戚貴臣一切奏狀皆出其手然駕空亡事實至是奏下郎中郎中其知而詰其主奏者勳臣曰誰能爲此奏乃具以實對曰樊舉人爲此奏于是捕樊舉人是時樊舉人匿壽寧侯所甚深乃百計出之出之而下

獄敎日矣乃郎中一日出門見地上一卷書取視則
例書樊舉人罪狀宜必置之死不死不可郎中笑曰
此樊舉人所自爲書也詰之果服同寮咸請此畏罪
誣服年何乃自爲此郎中呼樊舉人出使背誦其書
背誦不訛一字同寮驚問曰何乃自爲此對曰韓公
者非可搖動以勢漸生則必死今言死者左計也幾
生我耳郎中曰不然若罪不至死于是發戍遼未去
而壽寧侯雖心惡之然無如之何朝審囚徒中有亂
義男婦者死冢宰三原王公疑其太重以問主者不
能對郎中前對曰義男犯其父與生男同科有之乎

冢宰曰然然則亂長男婦者獨柰何常死也冢宰雅
知郎中乃愈益重之遂欲趨拜興等以風廳部署會
大理寺丞缺員擬遷郎中而員外郎王嘉慶者蜀人
也與郎中有郄乃以他事奏使下獄而主問者御史
又故爲稽留以故不果遷其後遷爲福建按察副使
副使既至而都御史左遷者魏叅政子捷入市中適
過見之怒擲叅政于魏叅政懼暮夜令其子亡匿歸
未幾而鎮守陳太監者其舍人𢬵奪屠者肉市中捕
獲一人而諸舍人者走匿不可得吏捕之急太監怒
呼諸舍人者出數之曰此新幹副使也若等不聞之

太監豢養何如魏忠賢致于遂送抵罪而後又有錦衣守衛太監劉太監者係故笞一吏死吏舍人訴之按察使御史按察使御史不問至副使副使問而太監者悉具按股動之欲究何副使副使于他事則答于死吏則或答或不答而笑因以困鄧既出名衛指揮至而曰往時太監笞吏死者行杖人皆若衛卒其急捕之來不即勿復見我及捕至且治而爲太監謀者令行杖人赴訴御史言未嘗笞吏死又令太監多予吏舍人者金而敎言吏實病死非受笞死于是御史下按察使而太監遂無事然終以此嫌副使也其後副

使代管海道捕海寇急而寇王某者覘知此隙謾爲
書與捕者有因誤遺太監而云韓副使受我金生我矣
太監得書卽以此奏副使是時都察院戴公珊爲都
御史知副使而署奏聞上竟亦無事知州白某者尚
書之弟而受賍事覺人多不敢問問罷之又通判湯
珍者嘗爲吏部其人辯有口而與知縣高遷相訐奏
詞連巡按清軍語御史布按二司官而勘事者給事
中郎中至而獄久不決而決于副使而湯珍高遷皆
免官罷其在福建凡七年而郡縣吏以法問罷及所
聽斷平反者又甚多亦不盡書亦書其大者如此副

使嘗涖福寧道而三年不代者蓋難其人僉事王公寅自請代之代之而神形瘁矣問下人曰我孰與韓使君下人曰無忝顧韓使君欲閒暇耳僉事投筆笑曰幸甚誠如是足矣邦人聞之曰往年右布政與剛使分治雙門河也而才智弗逮也慙憤病幾死乃今僉事來代副使乃又殊瘦矣其後僉事至工部侍郎終畏副使廵按御史四人者相繼論薦不次擢用吏部亦屢擬按察使皆不果尋以毋喪去歸會朝覲黜陟幽明而給事中許某者嘗以舉人授徒按察司滋爲姦利副使聞之立叱出使去有此隙乃構鄧太監

言受盜金事劾罷副使後十餘年而黃君河濟者亦閩人在吏部旹復薦起副使又不果而副使之子邦奇爲吏部主事乃䝉封中憲大夫云而又十餘年正德己卯四月二十一日以疾卒所與識者遠邇嗟歎皆曰傷乎塵峰先生已矣有流涕者壽六十八歲先生爲郎中府得贈其父顯和子官母張氏封太宜人而太宜人之貞節則又嘗被旌也先生偽贈君之弟建也而所以事太宜人者蓋甚至太宜人病嘗失明嘗藥餌所不致至不愈先生夜夜籲天爲祝拜甚苦一日有醫從外來自言我能愈請鍼之鍼之果愈已絕

不見蓋神醫云此與墮氷而神挾出者皆世俗耳目不聞睹甚惟異希有之事縉紳學士亦往往所不道然先生之直節正氣動天地昭日月格鬼神固宜有之乃獨不幸而爲人所譊沮擯斥老巖石死不究其用斯固烈夫志士所爲痛心而扼腕長太息焉至其子僉事員外郎又皆以直廢

福建按察司副使卜君大同墓志銘　徐階

往予視學浙中每喜得材賢士以需世用於秀水得卜君吉夫所爲文奇之已又見君卓然有志聖賢之學其在衆中稽經評史不苟爲異同或羣議競發君常持以靜徐出一語決可否莫不犂然當於道予則益喜指謂其守曰此當爲國器將予所望於君甚厚君嘗夢詣國子有泉湧上出遇故太宰恭肅周公謂曰泉上出及物象也汝志之覺而感奮遂自號監泉以貲入國子嘉靖丁酉領順天鄉薦明年舉進士授刑部主事慮四江之南以平稱歷員外郎拜湖廣按

察司僉事督下江防先是議者言自九江入楚蘄黃漢岳會于洞庭江流彌亘千里而遙盜負濤浪行劫甚且攻剽州縣有司莫能制宜立上下江防憲臣便詔以君往于是將事皆草創而地又當皖汝淮楚之交吏各私其人法易梗而奸不易詰較之上江防尤難君既按行諭俗去民所疾苦飭封守立里保審形勢定經防乃移文鄰壤爲陳一體之義及相成之利因與約關白勿違異按捕勿格失弗察者與同論令行期年羣盜屏息部使者連上其治狀稍遷湖廣布政司參議時征苗久弗克君至慨然曰兵貴先知

其情以形合之知勝而後戰定策而後進是爲知兵否則以兵試者也因著征苗圖記總督張公得君說意合而君亦提湖兵會沅水上遂以平苗由是聲益起會海寇挾倭作難海所在皆震而閩爲禍首時論推君才擢福建巡海副使客有問海事者君應曰倭所處聯絡海島譬如颶風掣電猝絶之難恃備在我耳夫禦外者必內固令不吾固而與倭逐是驅厭擊電鮮克濟矣乃趣駕至海上簡卒伍謹烽堠控險要大治樓船積糗糧以待賊又輯備倭圖記授吏士言甚悉初閩人多入海與諸夷市而漳泉爲甚縱弗禁

則法廢禁嚴則奸民失利而倖亂往往導賊入寇且擐冑羣起以張賊勢最號難治而海禁兼筦利權下者既多自敗其名潔廉者又率避弗肯爲以故海防日益廢弛獨君毅然任之既修飭內治諸所興革一切與民爲宜民咸安其政賊亦知有備終君任三年弗犯閩而屢寇既會吳越間攻掠城邑數千里被其毒至動天下之兵不能制獨閩得君晏然君卒後二年乃始告警君生正德巳巳卒嘉靖乙卯年纔四十七嗟乎以君所夢與予向所望於君皆不止此而今顧止此何也然君雖未竟厥施其所注措巳足以立

於世埀於後人可必無憾而憂時艱者方欲得材賢卓立之士如君者布滿天下以共圖弘濟乃復失君一人嗟乎予豈獨爲君惜哉

福建按察司提學副使宗君臣墓志銘

王世貞

嘉靖庚申之二月宗君子相卒於閩其遺言曰死葬我金陵而是時太公為南比部郎也則以櫬之金陵櫬焉亡何太公出守蜀久之歸揚之興化則又以櫬往曰金陵去家遠誰能及歲時以一盂粥澆墓也蓋君歿而亡三尺之息也傷哉天乎又久之太公謂其少子培曰葬女兄百花洲百花洲者距邑不一里遠而水環之君故所讀書處也謂世貞通家子誌而銘之按狀君諱臣子相其字嘗自稱方城山人其先世

居吾吳郡尋遷盱眙最後遷興化遂爲興化人而興
化之宗有問者則自太公周始也太公娶某宜人始
娠君而輒夢若月星雲霞者至再三卜人曰是有子
也而文已生君君爲人秀髫眉豐下目光奕奕傍射
負氣豪儁自喜當其齠齔時習戴氏禮已竟一日戲
搆題而屬文文成多奇語太公異之爲益授君業俾
卒焉君遂以時義名十四試諸生第一自是連試輒
第一而又十餘載始成鄉薦明年成進士高第授刑
部廣西司主事太宰李公默見君文而奇之調爲其
屬得考功故事吏部郎自相貴絕不復通他曹郎而

君日夜與其舊曹李子鱗徐子與梁公實及不佞世
貞游益相切劘為古文辭考功署中自公令外多不
復酬往而君少年驟貴顯諸曹偶不無目攝之矣君
亦以湛思故咯血謝病歸病良已築室於所謂百花
洲者而讀書其中不復問世事居二載李公復入政
府移書趣君君不獲已為強起有遷人陳丞者緣父
舊出百金裝君不悅曰丞為廉吏惠吾邑吾不齎百
金數也而乃用邑金溷我何也丞謝過罷去自是贓
贄俱絕補考功之三月而調文選為文選一年遷稽
勳員外郎君強斂於職不廢亦時時佐其長有所推

建而其好爲古文辭日益甚嘗會李公與相嚴交惡見
法而君又嘗聘故楊忠愍公楊亦糺相嚴生論嚴恨
君甚幾欲用考功令斥之有救者獲免然亦竟出爲
福建布政司參議君取道省太公於金陵遊燕子磯
爲文記之復偕子與遊孝山題詩刻石慨然長嘯有
終焉之志太公趣之任悟改日徵之以不辦具裝故
太公笑曰吏部郎貧乃爾耶則何以使比部郎代具
裝出月俸三十金予之乃克往君至而旋有倭難當
守西門樂堠禦負求入者幾萬人君戒門者內之或
謂賊且近奈何君曰吾在不虞賊也入甫畢賊至衆

懼失色且下君行求得薪火具者百人置要害間手白金人爲勞且約曰俟吾鼓而俱發不然毋動也賊輕城無人凌睥睨上魚貫其後君度賊已集鼓之火具纍百發洞中賊死者無算遂以潰去督府檄君護狼兵歸兵出省欲縱君令語之曰吾日一酒食犒若若不歸伍宿吾不止寢也夫法不能貸若矣狼兵慴君威名竟度嶺無敢譁者君兩佐文武試其所著策論若序傳藝林中以爲式久之遷其按察副使督學校君每出按部校士生堂皇上取試題爲程義以夕及旦日閱卷以又次日進退諸生無不人人厭服已

徐出所爲程義示之又無不人人厭服也諸生貧者
調學田租贍之不給則爲損月俸減供具繼之以爲
常君既精強於其職而兩臺使者諸司道大夫用名
重故造請文事塡委君又以其間劇意騷雅謳吟非
丙夜不已遂寢瘵日以亟乃稍次其生平著述凡十
餘卷梓之疾革衣冠坐廳事手書三詩於帙飄飄然
有御風凌虛意已擲筆而逝訃聞兩使者哭於臺諸
司道大夫哭於其署博士弟子哭於學士女哭於巷
曰誰爲社稷購宗君也則曰誰爲購宗君師我也則
又曰誰爲購宗君父母我也御史𤡬科下諸郡祠君

名宦春秋祭勿絕君於詩好建安及李白杜甫於文好司馬遷北地李夢陽然自以其才氣勝之不屑屑取似也其橫放雄厲莫可得而羈縶高者凌太虛秀者奪萬色務出意氣之表以自愉快寧瑕而璧寧賒而千里至於論說千古成敗慷慨擊節寧為籍毋寧為季此豈局局蹐轅下老土壤者哉乃其孝友潔廉一試於閩稱循良首差為文士吐氣矣君得年僅三十六娶於陸無子求當為子者於培子而未也嗟夫難之然以君大者校之亦壽且有後哉

福建按察司僉事陳公祚墓表　吳寬

宣宗章皇帝之臨御也知人善任小大之臣各當其才庶事既康四海益治時則有若監察御史陳公祚出巡江西乃獨爲聖學之慮具疏馳奏大略謂帝王之學先於明理明理在於讀書蓋聖賢嘉言善行載在典籍皆足以爲後世師法若非素加講習則於理未盡明雖有生知之質高世之見欲其行事之悉合於道者鮮矣　陛下備有聖德惜經筵之典未甚舉講學之功少有程度故所講者雖得於此或未得於彼雖知其一或未知其二而於聖賢精微之蘊古

今治亂之由豈能周知而洞察乎而所謂學尤貴乎
知要知要則治功易成而効可得惟宋儒眞德秀大
學一書其言明白懇切凡聖賢之格言古今之實蹟
無所不載　陛下欲致太平舍此書不可願於聽朝
之暇命儒臣講説非有大故不可間歇使知孰爲邪
佞之可遠孰爲民利之可興孰爲民害之可革古今
若何而治若何而亂政事若何而得若何而失必能
開廣聰明增光德業而忠賢以道義輔德者愈見於
信任邪佞以奇巧蕩心者自見於疎遠天下之民受
福無窮矣　上覧公奏已有以嘗欲邪佞等語若有

所指者疑焉他日以問侍臣或叩首爲婉詞以對且
謂祚緣於忠愛所發無他　上意稍解先是有旨械
公赴京并籍其家比至竟不忍加刑特繫之獄　英
宗即位察公忠直復其官盡還其家屬云公諱祚字
永錫世家于吳曾祖翠山祖正父子敬母顧氏公幼
即不羣弱冠補郡庠生永樂初詔修大典以善書預
選非其志也明年遂以春秋領鄉薦又二年登進士
第入翰林爲庶吉士時方重進士科即拜河南右叅
議爲政持大體惠愛在民嘗與臬司官交章言事謫
均州太和山佃戶至則躬自耕作其勞苦有人所不

堪者而處之裕如同謫士大夫遣子弟從受經一爲講解不倦凡十年　仁宗即位念謫者才多可用詔吏部選起之公在選中會　上晏駕不果用　宣宗初年仍命憲臣即均州郡試之公策第一吏部覆試復第一特擢山西道監察御史公在言路愈自激厲一時彈劾貴幸爲之斂跡出巡福建糾貪黜庸自方嶽而下不少假借所至尤恤民隱福州屬縣民苦上官和買破產不足供公廉知其弊即日禁之民大稱快歲滿還朝奏開白塔河漕粟事宜悉見施行未久河就湮塞劾督工役者　上雖曲宥其人而在廷多

公直既乃有江西之行而繫獄者幾五年始獲復官再巡湖廣風力愈勁部下肅然既而言遼王不法事上怒甚復械赴京論死未幾事竟驗卒直公原之因改南京雲南道益務建明戶部侍郎吳璽奏舉主事吳悅悅有過不得舉璽被劾鞫獄者因以私憾附致其罪悅亦不勝拷訊而死公歎曰獄重事也法司故爲深刻乃爾今災沴薦臻職此之由乞坐其人以變亂成法罪大理依阿宜併罪之奏可以犯在赦前幸皆不坐仍勅天下法司一遵律斷當以徇私深文爲戒秩滿用大臣薦擢僉福建按察司事閩人素知

公至是相戒不敢犯法諸軍衛屬民者公竊疆之民益安焉分巡興化漳泉等郡郡舊多神祠爲考其建置之由諸不載祀典與非古節義聲名教者悉除毁之其廟學壇宇出官帑一新士民感之爲記刻于石久之寇起沙尤諸郡騷然公時移疾不出刑部侍郎薛希璉巡撫閩中知公賢强起公爲力疾視事者數月閩既無警辭曰某自弱歲即涉仕途雖庸陋無補苟有所見不敢不盡今年幾七十且病無能爲矣因疏請致仕時同官以寇起皆貶斥去乃獨得許而歸閩人雖不忍去公而亦爲公榮之既歸自號退翁杜

門却掃日惟以訂經籍立家法爲事卒年七十五而終公爲人風神整峻音吐剛厲平生雖疾惡少容然居官遇賢能吏輒薦舉之尤號有識鑒出巡時兩値鄉舉如湘陰魯文萧陽柯潛賴公監臨得不枉抑後皆知名於世云

福建按察司提學僉事任公彥常傳　陳鎬

任彥常字吉夫別號克齋學者稱曰克齋先生其先廬州合肥人國初屬籍南京江陰衛遂爲金陵人幼游京庠刻苦有志兇獵羣書爲文章辭理並到天順壬午以葩經試京闈時大學士博野劉公與文衡見其卷驚曰此奇才也拔置第一人梓行其文及揭曉物論翕然成化壬辰第進士授南京戶部貴州司主事陞廣東司員外郎又明年陞福建按察司提學僉事體悉士類甚得其心弘治紀元致仕歸八府師生建人赴京保奏保建一十二章不報從容林下十有

二年而殁所著有克齋稿若干卷

福建按察司僉事蕭公顯墓志銘　李東陽

公諱顯字文明號履菴更號海釣以山海衛學生舉順天己卯京闈第二試禮部輒弗利越十四年爲成化壬辰乃得進士第甲午擢兵科給事中有武臣中官怙勢求賞者公批奏尾駁其功坐是賈怨弗卹也涿州有巫矯邪神自東方來京城男女爭負土爲築祠宇公抗章劾之幷禁私刱菴觀等數事言極剴切留不報外間傳言禍且不測忽名至左順門令中官諭遣之人始知事後數日詢之則巫已逐矣然權幸人嫉之不置辛丑遷鎮寧州同知時方作草菁

手閱邸報付其子趣治裝仍終數紙乃罷嶺寧非人
所居至普定衛居焉夷俗每獻饋流官納則喜拒則
疑且恚至相戕害公孫謝理諭皆敬服無敢恣者越
八年爲弘治戊申稍遷同知衢州府勾稽戎籍取非
法刑具悉焚之而所得隱丁甚衆他如撫㚸婺修學
舍士民賴之越三年辛亥擢福建按察司僉事領屯
田事勸督交至民相率輸納歲無逋又一年以
萬壽聖節入賀刑部尚書白公昂欲有所薦擬親戚
有力者亦樂爲之援公不復顧戀上疏徑歸歸數日
而命下乃治別墅與騷人使客遊衍其間有乞書千

文者萊竭終卷遂得目眥而賦詠不輟乙丑　今天
子即阼以恩進朝列大夫正德丙寅卒纔未屆猶憂
及時事宜口占對句課其孫其至死不亂如此距生
宣德辛亥壽七十六公所蘊蓄未盡見于世顧以劉
文安公爲主司而得易魁以三原王公爲吏部而得
鷙爲方面則其人可知已山海本用武地舉科第攻
詞翰皆自公始公詩清簡有思致所著海釣集鎮寧
行稿歸田稿若干卷其爲書尤沉着頓挫自成一家
小楷徧天下傳至外國後來者殆鮮及云

福建按察司僉事鄒公賢行狀　　王思

公諱賢字恢才姓鄒氏先由宜黃徙永豐再徙安福世爲士祖諱仕會孝誼克家父諱思傑三歲而孤賴母謝氏苦節卒成其學以公貴封大理寺左評事母歐陽氏封孺人公年十八始就學業春秋以經術著其始也受學于劉忠愍公之孫栗菴先生續繼而遂代栗菴主師席嘗病學者或務新奇或勦陳說不得聖人作經之意適與諸生論辨窮極根本發其大義反諸言行而履之甚確曰此吾夫子正人心之書舍忠信而可以苟讀者未之有也諸生翕然信服履滿

戶外莆田黃公覲學政與諸生講析理學雅知公一日謂公曰孔子與顏子語終日而論語止二章備也公對曰問仁者天德也問爲邦者王道也此內聖外王之學聖人之蘊盡是矣黃公瞿然稱善弘治乙卯領鄉薦年四十有二矣丙辰舉進士奉命修大臣墓于闕已未授南京大理寺左評事其讞獄多忠厚惻怛之意有鬭貴于干法公怒杖之其人號曰獨不念我先人乎公曰吾以爾爲不念先人也若能念之固昔爾先人以法定國是而爾乃顛覆使其有鬼爾尚得食果乎民張姓者死無後其壻托言有遺命使後

之族人訟于官官之長主壻而公主族人退復爭以手書發明神不歆非族之義甚辯乃卒從公壬戌應詔上疏條陳六事其三事曰近見內外問刑衙門凡遇本夫拘執姦夫姦婦而毆殺者比依罪人已就拘執而殺者處絞夫本夫之殺之者義也雖已拘執而擅殺之然其情亦可矜也今無令後比依夜無故入人家已就拘執而擅殺至死者律庶幾情罪協中而刑可以為勸矣大臣議是著于令　太皇太后之喪先皇帝未忍盡從吉仍宮中衰絰終三年制公疏乞定為典禮傳示萬世以洗易月之陋又言文廟從

祀之禮如顏子曾子子思子乃先父公為未安乞推今日不忍之心別議廟制乙丑又應詔條陳憲綱律例七事其二則時估鈔法之弊曰律五刑贖罪各贖銅錢若干貫是　國初兼以銅錢估貫而非專以鈔估貫明矣後來鈔輕而錢猶舊宜斟酌錢鈔輕重之中以估貫定罪今止因鈔輕而錢亦為之紛更往時估鈔千文為貫今則千文估八十貫矣往時監守盜錢千文止杖八十今盜錢五百文者遂得斬罪往時常人盜錢千文止杖七十今盜錢千文遂得絞罪矣何輕重懸隔如是耶夫法不在密而在適中今監守

盜銀五錢亦斬盜五十兩亦斬常人盜銀一兩亦絞盜一百兩亦絞果刑當罪罪當刑乎此徒傷民命而不足以懼衆也乞會議將錢鈔相兼估貫庶不失立法之本意皆不果行丁卯繼丁家艱庚午服闋授福建按察司僉事專理汀漳兵務時逆瑾竊柄責方面官入幣以辭公謂于所知曰吾平日攻苦食淡有目不見權貴今歸即歸耳安能爲衣食俛首乎竟不往至則減里甲供應之煩重官軍擾民之法舊有土達檢義官以捕盜有功爲上官所任後或倚衆害民甚則規官府之謀私于賊欲更置之慮其猝變輒止公

黨計之乃令屬邑各立千百長選精壯有力者為千
夫長咸聽令于官有事則更名率其屬分隸追捕于
是其權始分奸不得逞武平縣北連安遠西接程鄉
其間老虎戳大帽山最險阻為賊巢穴剽掠不時公
撫以恩信招脅從者三百餘人又率知縣陳恩誠擒
斬巨賊僧秉璘黃友勝并其黨一百五十餘人又擒
斬餘脫賴維華等一百五十餘人其後協同姚憲副
謨鄭少叅穀擒獲鍾惟與等一百一十餘人維時年
五十七矣偶病風痺乞致仕拜章即行厥後李御史
如圭上其功有白金彩幣之錫公性寬洪率直任質

不立機穽居家敦孝友與人交洞見肺腑遇義當爲輒廷折面爭無一介媕阿意善觀物變論事善敗及人休咎久蓋徵無遺情者始學時會家有區長役勞費百出公曰是不可以戚吾父廼往代役趨伏公庭以經紀賦事夜則篝燈讀書其刻苦自厲如此既仕遂推田業畀二弟質貲顧其季貢方學誘誨尤勤父母老且病不能就養乃節縮常費悉寓歸以供甘旨命家人躬蠶得絹歲遣以爲衣前後遺內外艱喪葬祭一據于禮置先祠祭田四百餘畝春秋祭享必躬奠獻不肯以疾止待故舊甚篤初游果菴門姚翁嘉

端一見奇公以諸子托師友焉比其沒公爲位哭之
慟卹其孤易世而愛不衰

福建按察司僉事潘公珏墓志銘　潘希曾

公諱珏字玉汝姓潘氏其先閩之三山人唐末逢辰者上書闕下不報避亂于歙從婺源之桃溪遂家焉厥後世有聞人譜牒具存曾祖諱虎祖諱勤成父諱炯贈文林郎蘄水縣知縣母齊氏贈孺人繼母胡氏封太孺人公賦性醇篤自幼勵書十歲作詩有驚人語十有二歲從鄉先生張文輝受尚書歷五寒暑學成會户當遠役而母病兄弟皆弱時署府事閩經歷以御史左遷公持詩文謁訴閩才之遣補邑庠生免其役天順甲申也是年冬齊孺人卒戊子蘄水卒蘄

水初得疾爲公兄弟析產以水田若干畝佐讀書旣
終喪公請於諸兄合㸑肆力問學作風樹圖以寄哀
學士篁墩程先生守制休寧公以所學往質之篁墩
恨相見之晚曰君名進士也成化癸卯領鄉薦連登
進士乙巳奉檄督賦南畿明年授湖廣蘄水令公至
縣閱倉粟得六百斛駭曰令爲民父母而水旱無備
奈何爰下令諸贖刑及訟紙咸入粟縣治門中兩旁
建倉附之號阜民倉越二年大旱盡發倉儲以賑貧
乏之簡下戶丁壯分隸上戶俾得傭作自給多種麥爲
來年計復勸分助賑以濟不足是歲饑不爲害自是

益廣儲蓄更建倉縣治之北號聚民倉前後積粟八萬餘石久益賴之縣之南門渡恃舟以濟水涸易以木梁歲費百金不免覆溺之患公合二年費爲浮橋經久不病又以廟學湫隘闢而新之作興士類每爲講授成材甚衆邑故多盜公令鄉民聚居列柵啓閉盜乃沮義官劉洪者實黠盜其子恥與同惡洪殺之事洩亟遣人分捕并獲其黨十數輩既而司府將脫之公具獄請對卒如公按初荆府致幣于公公對使封貯官庫別以禮報之嘗使人諷公欲婿其子公不可既又以所作畫來賜公爲啓事辭謝於是王知公

不可干矣久之王以罪廢公無染焉治靳凡十二載秩滿當去賦別思詩士民遮道共立去思碑李敎諭復取別思詩梓傳之名甘棠集弘治戊午遷金華同知率如治靳而職專清戎尤愼勾稽未嘗徇權勢爲取舍有蘭谿民誣姪夜毆叔殺其叔妾縣官治姪死罪寃累年莫辯公閱成案見其初驗屍時不云何衣悟曰此必就寢所討殺之也豈有婦人裸而救鬭者耶詰之果服坐叔故殺罪而出其姪巡按陳君不悅曰獄屢經臺憲矣何若是矛盾耶公爭之陳不能奪三載奏績便道省太孺人于家有歸志還次嚴州投

牒告繳部檄郡人士相率挽留而上官亦弗許尋就職乙丑　武宗即位公入賀陞福建僉憲奉勅督理屯田明年正德改元公上任考簿書革奸弊豪猾侵尅之徒悉寘于法屯政漸復一日鹽斬夜歸病不能寢食歎曰戮人不當其罪而力不能救何以仕爲乃遣人上京乞骸骨時逆瑾擅權所知恐其得禍勸止之尋以鹽法忤中貴人中貴人除主去公戊辰吏部書公年老致仕瑾猶坐以他事罰米百五十石時公六十有三得謝爲幸云歸數月太孺人卒居喪執禮休沐十有五年足跡不出山惟赴鄉飲避寇兩至縣

耳優游林泉文詠爲樂夜課諸孫誦習不倦訂輯諸
牒作勸善碑於道側睦族化鄉之意老而彌篤嘉靖
改元　今上皇帝以尊號覃恩進階中順大夫其年
七月二十九日公卒年七十有七初號雪竹入官曰
濟翁晚更萬卷山人人多稱濟翁先生云所著有甘
棠集三槐稿晚遊錄濟翁稿雲萍唱和展驥集桃溪
族譜凡若干卷

福建按察司僉事葉公忠墓志銘　王度

山南葉公既没且葬墓有宿草而不識是歲戊戌度以內艱歸其子應魁持門人省元張君志淑所爲狀乞銘其墓前之石以度昔嘗獲交於公知公爲深按狀公諱忠字一之宋丞相夢鼎之裔有諱桂者登淳祐進士徙邑之湧泉里元末有諱庚者爲朝奉郎再徙入城世居巾子山之南公因以爲號云高大父仲安曾大父貴通大父滔俱以行誼重于鄉厥考時賢令字化多惠政亦自寓皆山翁云皆山翁配應夫人生公公英敏不類凡兒鄉先生器之後應庚午諸中第

二辛未連取進士授重慶推官比之任撫署郡事郡適藍鄢之變侍公以不恐時陝人彭公澤爲總制一見倚爲奇才檄致軍門議事壬申城長壽以公董樊役民讙趨之折獄不爲深入用法之意而弗撓訟疏若流白晝宴坐老吏吐舌以爲不及當道自總制以下書最者比比既三年有詔檄取來京拜江西道監察御史上疏力勸　武宗懋學端本任用老成言甚懇切戊寅奉命按治江西南四郡鋤奸剔弊亟豪屏貪吳人士相顧顏色以爲數十年所未覩己卯宸濠變起遠近騷動公外示安靜陰實爲備立檄數百言

誓死無二事定民爲立祠祀焉初　車駕幸邊公卿
上疏願速回鑾以慰中外之望不報尋復南幸言者
輒罷去公詣行在申前奏竟不之罪駕幸金陵錫宴
羣臣親問葉忠何在時論榮之庚辰仍命按治江西
適皆山翁卒遂不果行　今上龍飛之三年服闋詣
京復補河南道御史兼署各道本科事一時重事多
取裁於公尋以崇先之役公往監其工凡二年稽覈
出納爲國惜財諸司無敢乾沒其間公內外敭歷後
先無慮數十百疏其允行者若蠲免江南水旱租稅
之半放出高墻庶人五百餘人放宮女百餘人詔捕

貴戚陝藩言辭景和家衆生事者若干人訪拿妖僧師空降出內侍崔文等官具人所難言用是結知主上上賢賢有大用意然自是人亦忌之丁亥例當考察京官當道竟以中公　上覽奏謂輔臣曰葉忠如何亦在此中命下罷之前此未有也公感激勉出就職尋拜大理寺左寺丞寺之長樂清陳公璋老吏也凡遇重獄必注目問公以爲何如已而大臣樹黨相傾言者復以前事中公公上疏力乞致仕　上不允調福建按察僉事便道歸家遘寒疾弗治庚寅正月卒距其生成化壬寅八月年四十有九所交多一時

知名士若陽明王公而下若干人而力扶陽明於家燬中其心誠謹矣所詿有南巡行臺諫垣等稿文學行業可以考見云

[illegible][illegible]文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九十終